

纂功過格

9
3876
1

門 9
號 3876
卷 1

精 功 蘭 算 算 算



是書凡九百餘頁不能多印
四方君子各宜備紙刷印以廣
存上海外灘行碼頭濟川棧或
計印工錢重連史紙每部一千
八百文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第 26.6.6 號
藏 書

同治丁卯年重刊
烏程蔣維基署檢

序

君子之爲善也盡其所當爲而
已非有所希報於天也其去惡
也絕其所不可爲而已非有所
懼禍於神也然在易曰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又曰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福善禍淫之說自古志之其理固不可誣

也今夫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執此以例天下之衆吾知其必不能也強其所必不能而卒使天下之爲善者少爲不善者多則

何如明告以不可誣之理引之以所慕而惕之以所畏之爲得也功過格之爲書也其來已久自袁氏了凡力行有效盛稱述之遂以布行於世好脩之士因

而推廣其說斟酌重輕其條目愈詳而義例愈備用以進人爲善而戒人爲惡何其深切著明也今夫人孰不知善之可貴惡之當懲也然所知者善惡之異

名焉耳若夫就當前日用之行而別其孰爲善孰爲惡孰爲近於善而實非孰爲不期惡而已犯其間毫釐疑似之辨鮮不昧昧焉於是乎有善之所在而漫

置之惡之所在而冒處之者多矣其安可不予之鑑照而令其知所決擇乎今功過格之所載其於善惡之分辨之至確晰之至精一寓目間而趨舍之途可

以了然於心循是而用力焉猶
有不純乎善而或陷於惡者吾
未之見也是編之輯誠云詳備
其粹而行之者則雲間好義之
家聚衆力而成之者也余觀其

所載多古今聖賢之精義微言
間有所發明亦皆合於經傳之
旨足以扶倫紀正人心而偕斯
世於大道非類夫二氏所云因
果報應之說怪僻而淺陋也賢

者能盡其道雖至於聖人無難
其不能者兢兢弗違亦不失爲
寡過之士若乃非笑其說以爲
拘迂而忽焉弗講者不免於小
人之無忌憚而已矣更有剽取

其說徒用責人而不知反己所
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待者輕
此亦下愚之流而君子之所深
惡也願觀是書者虚心求焉反
躬體焉庶不負編輯者之意而

世道亦重有賴也夫

甬上陳錫嘏謨

重鐫彙纂功過格序

聖門設教六經尚矣而夫子為及門指示
獨於詩諄焉紫陽子釋之曰詩本性情
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易知善者感發
善心惡者懲創逸志學者之初所以興
起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也夫
七十子親炙尼山猶不驟詔以易書春秋

而特取感人易入之詩而況晚近之士可
漫希高深乎雲間先哲固有彙纂功
過格首盡倫終居官則邇父遠君之
準也內脩身外與人則興觀羣怨之
資也至其微事必摭拾史編發明率
取裁語錄誠之增學識長見聞檢身
心達事理其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曰端窮緒燦若列星瞭如指掌洵微上
徹下之師資也苟循是而造焉自可到
名儒名臣地位吳門章君而田父塵重梓
之顛其同郡張君厚甫首先捐金而我湖
盧丈森巢踴躍欣助諸同志共襄盛事俾
余與汪君謝城司校客有見而謂曰聖經
賢傳具在人當讀聖賢書而不為惡斯

善已子何憂、於感應功過之說而不知自
已也余答曰夫人起念辨公私之判接人
察誠偽之分闇室之衾影未易閑存世路
之崎嶇尤宜燭照經傳明其理豈能委曲
詳盡隨在為之提撕聖人循：善誘必由
淺以入深而獨于詩之策刺直陳不憚啓
迪此物此志也則是纂之校量功過殆

亦不情興起好善惡惡使得情性之正之
旨乎土既遠爰即書其語于簡端以贖
世之讀是書者

同治六年一陽月歸安李承煦撰

長洲嚴承健書



凡例

太微仙君原格。第載大略。聽人以類旁推。傳世既久。經先賢廣爲參訂。條例詳悉。令人益易遵行。自與善堂刊本出。斟酌精當。無有踰焉。近復見徐氏家藏一本。較諸刻本更細。云得自異人手授。因參校與善堂刊本。并彙考諸集。細加研擇。肌分而縷析之。期於無一挂漏。無一複疊。而復循倣感應篇刻法。加以引證註釋。而功過格之流行。於斯集大成矣。

條例分門。有綱有目。由人倫而日用。故首以盡倫。繼以脩身。由身而及民物。故次以與人。終以愛物。此四者綱之敘次也。又就綱之中。分列細目。燦然別白。是皆徐氏藏本所定。惟其間之訓辭。則必參考諸刻。而細微酌論處。仍得益於與善堂刊本居多云。

合觀諸本。雖極細密。而凡極惡之端。不舉列焉。如於倫

常內造謀陷害。縱慾滅倫。及漁色殺害。決水放火。劫財害命等事。此乃禽獸盜賊之行。不得謂之過矣。豈區區設格之可律哉。故諸本皆不及之。至若終身但知自利。欺侮君親。及恃強毆罵。誘人致破家。造計傾人家業。離間人骨肉。誣人閨闔。有意破人婚姻。邪術惑人。殘人禾稼。私殺牛犬。私造假銀。種種過惡。亦必極無恥。小人所爲。吾輩或可免此。茲編并不載入。

盡倫脩身與人愛物四條。此士庶通行格也。外又附以伎術行功。費錢行功二條。亦於士庶通行之中。而特爲提出。取其豁然醒目。實非另爲一格也。若閨門格。居官格。則劃然各有專主。是內外無關。出處皆備。無人不受範圍。無地不有規則。蓋從來諸刻。無有若斯之完善者也。

格之詞。悉用白文大字。原文間有旁註。則仍從註列。但

與白文連寫。而微粗其字畫。以見不異於白文也。其在編輯者所綴。另用兩字以間隔之。其名有六。一曰總論。二曰增註。三曰廣義。四曰發明。五曰徵事。六曰附錄。

總論于各條簡端。總括其序列之詞。論說其分條之意。可以一展卷而義類該舉。如目之有綱。衣之有領也。其關係一條撮要之詞。亦統於總論之下。

增註或白文有相似而迭見者。爲剖別其異同。有一類而分列者。爲解釋其緣故。或旁註未詳。敢推例而添詞。或私衷有惑。特闕疑以俟質。期白文之無一蒙混而後已。舉筆之下。反覆周詳。而後出之。蓋非苟焉已也。

廣義欲讀者之深遠旁通。則就本文所未及。因端而推極之。慮讀者之粗淺流弊。則就本文所既及。參詳而補救之。此卽增註中引伸之筆。增註僅以明白文。廣義則開發讀者之功不少也。

發明大槩。采昔聖賢之語。並近時感應篇註釋。與本文互相發明。間則私意有所感觸。因取其理而闡釋敷陳。或以自微。或以諷世。亦都在發明之中。不免疎略見議。尚俟四方博雅君子。以其該洽之衷。精深之識。研晰無遺。惠益實多。

徵事非以為法。即以為戒。意在激勸斯人。不得不并及其災祥之應。或災或祥。其報甚重。蓋亦生平積累所致。非僅因其一時小節而然。特徵事於本文之下。無取芻及。專摘一事。而效即連舉焉。讀者當善會之也。
附錄其言其事。不關涉於本文之要義。而有可以波及者。則附誌之以備觀省焉。

太上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

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闇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卹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衒己長。遏惡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

求報。與人不迫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祐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苟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虛誣詐僞。攻訐宗親。剛強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受恩

不感念怨不休。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凌孤逼寡。棄法受賂。以直爲曲。以曲爲直。入輕爲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不爲。自罪引他。壅塞方術。訕謗聖賢。侵凌道德。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自安。滅人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

之醜。訐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爲非。逞志作威。辱人求勝。敗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恥。認恩推過。嫁禍賣惡。沽買虛譽。包貯險心。挫人所長。護己所短。乘威迫脅。縱暴殺傷。無故剪裁。非禮烹宰。散棄五穀。勞擾衆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

富有。願他破散。見他色美。起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干求不遂。便生咒恨。見他失便。便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埋蠱厭人。用藥殺樹。恚怒師傅。抵觸父兄。強取強求。好侵好奪。擄掠至富。巧詐求遷。賞罰不平。逸樂過節。苛虐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訶風罵雨。鬪合爭訟。妄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心非。

貪冒於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讒毀平人。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棄順效逆。背親向疎。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狼事。施與後悔。假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施設。淫慾過度。心毒貌慈。穢食餒人。左道惑衆。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偽雜真。採取姦利。壓良爲賤。謾罵愚人。貪婪無厭。咒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忿爭。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

矜誇常行妒忌。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作爲無益。懷挾外心。自呪呪他。偏憎偏愛。越井越竈。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多隱僻。晦臘歌舞。朔旦號怒。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詠及哭。又以竈火燒香。穢柴作食。夜起裸露。入節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

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

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故古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感應篇功過格向爲修持日課。誦勿忘儆對神明悚然警懼。庶幾清明日生。邪僻日斂。古之君子敬畏聖言。終日乾乾。惕若厲。夫亦猶是心也。豈徒口耳之功。謂可僥福也哉。是編註釋功過格。仍以感應篇并列。簡端便人持奉。莊嚴靜對。期于實體躬行。勿竟漫爾習讀。則不免於輕忽侮褻矣。豈惟無益。適以滋戾。告修持者戒之。

梓潼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周人之急濟人之乏。容人之過。憫人之孤。一心如此。聽命於天。故能久證真位。今勸世人。每日侵晨持念

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

尊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

玉虛師相玄天上帝金闕化身天尊四位聖號。誦太上感應篇一徧。以消罪愆。遵以修行。庶持念聖號靈篇。得以感應自然。福祿無量。子孫榮昌。諸事吉祥。仕宦卿相。各宜書寫此經一

帙日夕瞻視依此修行禮念

玉帝聖號行之二年萬罪消滅行之四年百福皆集行之七年
子孫賢明榮登科第行之十年壽命延長行之十五年萬事
如意行之二十年子孫爲卿相行之三十年注名仙籍行之
五十年天神恭敬名列仙班胡不勉而行之

文昌帝君陰騭文

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救人
之難。濟人之急。憫人之孤。容人之過。廣行陰騭。
上格蒼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於是
訓於人曰。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竇氏濟
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
相之榮。欲廣福田。須平心地。行時時之方便。作
種種之陰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

化。慈祥爲國救民。忠主孝親。敬兄信友。或奉真
朝斗。或拜佛念經。報答四恩。廣行三教。濟急如
濟涸。轍之魚。救危如救密羅之雀。矜孤恤寡。敬
老憐貧。措衣食。周道路之饑寒。施棺槨。免屍骸
之暴露。家富提携親戚。歲荒賑濟鄰朋。斗秤須
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奴僕待之寬恕。豈宜備
責苛求。印造經文。剏修寺院。捨藥材以拯疾苦。
施茶水以解渴煩。或買物而放生。或持齋而戒。

殺。舉步常看蟲蟻。禁火莫燒山林。點夜燈以照
人行。造河船以濟人渡。勿登山而網禽鳥。勿臨
水而毒魚蝦。勿宰耕牛。勿棄字紙。勿謀人之財
產。勿妬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女妻。勿唆人之爭
訟。勿壞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勿因私讐。使
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勿倚權
勢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窮困。善人則親近
之。助德行于身心。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于眉

曉常須隱惡揚善。不可口是心非。剪礙道之荆棘。除當途之瓦石。修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來往之橋。垂訓以格人非。捐貲以成人美。作事須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見先哲于羹牆。慎獨知於衾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近報則在自己。遠報則在兒孫。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騭中得來者哉。

彙纂功過格目次

卷首

感應篇

陰騭文

卷一

盡倫格

父母

伯叔

兄弟

卷二

盡倫格

妻妾

子女

親友

婢僕

附僕事主

卷三

修身格

致知

存心

卷四

修身格

行誼

言語

卷五

修身格

色慾

貨財

事神

惜福

卷六

與人格

交接

卷七

與人格

救濟

勸化

卷八

愛物格

伎術行功格

費錢行功格

卷九

閨門格

卷十

居官格 事使 操持

卷十一

居官格 興革 教化

卷十二

居官格 刑獄 賦稅

卷末

感應篇頌

立命說

遇竈神記

決科要語

雙生同異錄

因果三世說

因果七辨

功過格緒言

彙纂功過格第一卷

盡倫格

總論積德累功必有其本。未有倫常不盡而

可云行善者。孝弟二者。植於天性。教學之率。自童稚而然。極其功用。可以光四海。通神明。故父母伯叔兄弟。固盡倫之莫大者也。既長成立。則有妻妾子女。由門內而推之。則有宗親朋友。皆倫常之所係。見於聖賢之垂訓者。何一非所重焉。別其情文。同其愛敬。惇庸之道。誠不可不講求也。至於主僕之間。亦有君臣之義。士大夫所以脩身而齊家者。亦正宜留意焉耳。○倫常之間。道非可以易盡也。首視其分之所當為。終視其德之能相感。以一己之循。循恭順而合。門庭內外。無不感化。悅從共歸。於行仁而成德焉。夫然後為盡倫之極至者。試觀於舜其家庭之遭際

彙纂功過格

卷一盡倫格

父母

一

何如而克諧盡道。使頑嚚傲慢。悉有歡愉聚順之樂。經傳所稱允若而底豫者。蓋非淺嘗薄效之可幾矣。先儒謂致中和。則必有位育之應。一家一國隨地可實徵之。如父父子子。夫夫婦婦。此一家之天地位也。妻子臣妾。人人各得其所。此一家之萬物育也。又曰。以一家言。以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順。以弟友接而兄弟和。以敬處而夫婦正。以寬御而奴僕盡其職。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位育也。以是而思盡倫之功。精乎微乎。

父母

盡倫之一
總論孝之大綱有四。一曰立德。二曰承家。三曰保身。四曰養志。其間遇有不齊。才有各異。要在隨分隨力。盡所當為。實有一段至誠之意行乎其中。終其身至於瞑目。無毫髮之憾。

憾。其於孝也庶幾矣。○聖賢教孝之語。筆不能罄。壁間有勸孝歌。言言悚惕。卽此一歌。已足令凡爲子者撫衷自失。歌曰。人倫孝爲大。聖賢著孝經。孝能格天地。孝能動鬼神。試看不孝子。王法加極刑。予見幾不孝。烈烈被雷霆。嗟哉不孝子。豈是無良心。試說慈母苦。逆子須細聽。懷胎十箇月。晝夜不安寧。及到臨產日。命與鬼爲鄰。汝身出世日。汝母欲死。辰兒方在懷抱。便溺無乾裙。終日不離手。筋骨盡酸疼。眠兒就乾褥。將身熨溺痕。兒若有微疾。雙親目不瞑。恨不將身替。求天與神明。聞兒一聲哭。膽落並心驚。見若會行動。時防水火濱。養成三五歲。費盡萬般心。及兒稍長大。那記親辛勤。娶得一美婦。百般會奉承。從此視父母。看看似路人。開口母聒絮。妻言句句聽。事母母操作。妻眠午不醒。

餐餐母粗糲。妻嫌無酒葷。母身穿破舊。妻日換鮮新。兒或偶遠遊。倚廬盼朝昏。時時愁不測。討信卜歸程。及親年漸老。當家子養親。寒煖衣不節。飢飽食不勻。以致有疾病。也不問晨昏。仍前尋快樂。那顧親呻吟。雖是求醫卜。終若沒正經。卧床畧長久。污穢生厭憎。說數說天命。果然赴幽冥。忙忙與兄弟。爭產奪金銀。棺斂俱草草。乾號只幾聲。送出荒郊外。棄置在埃塵。細比親情義。百中無一分。普天貴與極賤。不孝不如禽。天地鬼神怒。親朋隣里嗔。陽間受誅戮。陰司奪美齡。孝不論存歿。孝不論富貧。依力盡本分。事事要至誠。古今真孝子。在心不在文。生前不能孝。我親不再生。常思親容貌。常思親音聲。常思親慈愛。常思親苦辛。思親親不見。惟

有淚沾襟。普勸世間子。竭力孝雙親。

一功服勞承歡。致敬盡養。惟恐有闕。一日一功。

三歲哭甚哀。既冠事母謹嚴。察言觀色。凡所以求母歡悅者。無不至。進奉飲食。必躬必潔。非有大故。未嘗去側。登第後。年已過壯。尚未娶。或問之曰。娶非其人。必為母病。若此。乃所謂惟恐有闕者也。贈節孝先生。○夏暘。石工也。目不知書。志行純孝。冬月侍父同寢。必夾溺器於懷。溫之。父欲溺。即以進。父卒。哀毀逾禮。母病。侍湯藥。不離左右。衣不解帶者三年。母嘗思食荔枝。家在城外。值夜大雪。越城叩市。苦求以應。暘子以小過為弟毆死。暘恐傷母志。含淚不言。人以為難。曹天生曰。觀夏暘夾溺器事。此即扇枕溫席之心。然

其心彌曲。其情彌摯矣。夫人莫不慈愛其子。爲弟所毆。尚不能忘。乃恐傷母志。至於毆死不言。其孝若此。而得於目不知書之石工。吁。可敬哉。◎對親和氣婉容。憂憤不形。一功。

發明王浚川曰。或謂君子事親之道。非富貴不足以盡之乎。曰。王粲錦衣而愛敬未至。如親之不樂何。心敬詞婉而色愉愉。雖蔬食水飲。歡也。君子亦貴乎悅親而已。富貴者所遇一時。非由乎我者也。孰能必得之。庶人之孝。勤四體而通神明。豈必藉軒冕哉。**廣義**愚謂此條。凡不得於親者。尤當佩之。袁氏世範曰。凡人之子。性行不相遠。而有後母者。獨不爲父所喜。父無正室而有寵婢者。亦然。此固父之暱于私愛。亦爲子者實有不是處。要當一意承順。則天理久而自洽。親意久而自回。毋徒怨天尤人。付之無奈何也。又願

先生有言曰。前後之間。嫡庶之際。父母或有偏向。而爲子者亦易生嫌怨。此當委心付之。期於必得歡心而後已。大畧銷化最急。蓋親生兒女。雖有時呵讓。有時忽畧欠缺。過則忘矣。而異生者。則猜嫌有種。氣色間自有齟齬。縱百般調娛。終不能恬如無事時也。處此者。直須渣滓全融。不存一毫火性。比平常爲子者遜志承歡。倍加謹慎。有仁心之親。自然轉而憐我。若其無仁心者。感之不能。况可觸之。亦惟自盡子道。以無陷于忤逆。斯已耳。若一意見親不是。火性堆胸。消遣不能。擺脫不下。必將有遏抑不住之時。微根不除。遂致橫決。吾恐其時責親者輕。而爲干之罪莫可追也。◎脩德勤學。致親悅。一功。

徵事陳太守閩人。十八歲。猶運鋤田間。父爲里役。被縣令杖歸。怒罵其子。子私請於母曰。令何人敢

杖我父。父復罵曰。奴才彼能讀書耳。子聞言。遂自發憤。走村塾借書。旦夕吟哦。精思審問。一年能爲文明。歲里選衣。敝衣就之。吏嗤不與卷。直詣令前。試一破稱善。是年補諸生。聯捷辛丑進士。任太守。晉憲副。具慶榮封。

◎善則歸親。過則歸已。

善者。已之善也。過者。親之過也。如爲一事。

與人稱述。雖出於已。而必推爲親之意實然。又如已之德業日進。縱令特出邁種。而必推爲親之教澤使然。武周之得天下。事事歸美文王。備載於詩書。近世士夫。咸能識此意也。惟夫過惡在親。恒未必其克任諸已。細瑕薄失。惟恐誚責之誤歸。苟其重大不堪者。更安望身甘戮辱而目承之哉。有能是者。我知其孝道有不勝計矣。○事親只以情論。凡百事宜。總期親享其美。子受其惡。未有忍於戮辱之獨在於親而已。

無所分受者。吾嘗觀吉玘事而感嘆不置。因可見過則歸已。亦其至情之不自禁也。附誌其事爲勸焉。吉玘父官原鄉令。以事逮廷尉。當大辟。玘年十五。匍匐號泣。擣登聞鼓乞代。上以其童幼。疑人教之。敕廷尉蔡公嚴訊之。廷尉乃盛陳獄具。厲聲曰。爾求代父死。敕已許。應便伏法。汝審能死否。知汝必爲人教誘使然。脫有悔異。亦聽許。玘對曰。囚雖蒙弱。獨不知死可怖哉。不忍見父極刑而苟延。所以內斷胸臆。委身不測。上千萬乘。此豈細故而當受人教乎。蔡乃和顏誘之曰。主上既許釋汝父。吾見汝神儀明秀。足稱佳士。今轉辭幸。父子同濟。玘曰。凡蜚蜚螻蟻。尚惜其生。况於人乎。但父掛深劾。必正刑書。故思隕仆。冀延父命。誠無所顧死。蔡公徐命稍脫其桎梏。玘不聽。曰。死。囚豈脫械哉。竟不脫。廷尉以聞。詔兩宥焉。丹陽尹欲舉

玃純孝玃曰異哉王君何量玃之薄也父辱子死道有固然若玃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又唐德宗怒費道忤洩禁中事賜以鴆酒道冲子直言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父因自飲之立死毒自左足洞出復生使回具奏詔流費氏父
子於南海後遇赦還帝嘉其孝拜壽春太守
○親病

小心侍奉湯藥無頃刻離膝前

一日一功發明先輩

可解也其特甚者則有四等父母待孝尤甚曰老曰病曰鰥寡曰貧乏即如病者坐卧不適遺洩叢穢薦席可憎子所難養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故雖有事出外聞病必歸敢居家而不留心於侍奉乎徵
孝養備至父友璋病癘年餘侍奉湯餌扶持起卧未

嘗解帶衣被垢穢必躬治之妻完顏氏貴家女也友璋念兒即孝而婦或少嗔心不安謂祥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留一僕侍我足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旁是夜父欲起見僕已熟睡強自下床力困難支忽一人參脇得不仆友璋驚曰爾爲誰士高曰兒也知父晝所云非實時候於此父持泣曰天乎兒孝至矣已而父疾漸瘳士高與妻益竭力承事優游十餘年及父卒思慕不已見父形於醺薦鏡中人謂誠孝所感壽九十七終里閭稱曰隱德先生子六人俱賢曰亮者金華武義丞亦曲盡孝愛云○章良駿新昌人早喪父其祖病瘋手足拳攣不舉駿日夜撫摩病瘳家貧極力具饌多含伏以哺當春和輒背負出游異得其歡數載不輟祖年八十餘每對衆涕泣言其孝有司以順孫旌之
○一日敬事神

明祖先為親祈福免災。齋戒至誠。

徵事

陳少卿母病

禱上天。願求妙藥以愈母病。少頃金盤有聲。視之。則藥四十九粒也。奉母服之。即愈。後又病。少卿撰青詞。召羽衣祈禱。道士伏壇興日。上帝甚喜。青詞中有一聯云。減臣之壽以延老母之年。諒帝之心必從人子之請。如今許太夫人更延一紀壽矣。○顧文康公少時。換一表文。每夜必焚香告天。以延父壽。願以已壽益親一夕。夢黃鶴從天飛來。近視之。即所焚表也。後一大元字。復有硃批篆字曰。鼎臣減算益親。出於至誠。賜父恂二紀壽。○臣狀元及第。未幾登第。父臻上壽。受封爵。○澄江夏芝生。客居京邸。念七旬老母在家。久缺奉侍。康熙癸卯七月望日。向文昌帝君前告許。叩施陰騭文萬紙。祈母康健。已而家信至。報母前

患背疽。幾危。於七月十五忽愈。又郭琮喪父。獨母在。常懷罔極之嘆。三十年不茹葷飲酒。朝夕虔禱。母壽果得一百四歲。耳目不衰。飲食益健。觀此。則八子祈求。特患不誠耳。誠則未有不驗者也。○一事

責怒順受

徵事

唐劉敦儒母病狂。非笞掠人。不安食。

血。母乃安。敦儒怡然。不為痛。母喪。毀瘠幾死。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旌閭。

三功

贊成親一善

○見親有怒有憂。婉轉解釋。

十功

孝順十五日。精進不倦。

徵事

淮安呂升事父。寢處

承順益謹。夜嘗四五起。遭兵火。負父八山。賊感其孝。而全之。父嗜美杏。鄰豪奪之。升為文求神神。即謹鄰

豪發背諭以速還孝子杏地乃已○東京趙居先父
年九十一歲母年九十四歲性皆嚴急居先夫妻侍
奉勤謹孝行克諧每日焚香為父母祈禱百計娛樂
晚景而後已上帝見其心專意一七子三壻皆賜殊
科居先夫婦各證仙果夫孝親為分內事一何獲報
之重乎則以其奉嚴急之親而能精進不倦若此固
能人所不易能矣上延親壽下培世澤身列○守一
仙班吾仰之而甚慕悅吾仰之而尤內愧也○
義方訓處變不違徵事陶侃為都督時飲酒有定限
進侃曰僕年少時有酒失慈母見約不敢過也○
親所敬愛人加意敬愛徵事崔沔母失明傾家求醫藥硬備物溫清適時每良辰
美景必扶持宴遊笑談陳說於前母怡愉融液不自

知其有所苦也母卒瘠形吐血茹素終身愛兄姊幾
於母慈甥姪甚於子居官所得俸悉以分惠曰風木
既悲無由展我孝思計親所垂念者惟此四五人吾
厚待之庶幾九泉慰安也子祐甫為唐賢相陳成卿
曰崔公可謂真孝子矣生盡其歡死養其志後世有
身居富貴而待同胞若路人薄母舅如閒客閱此能
無汗顏歟○曲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
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方慤註
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見父之
執於進退之節有所不敢則一舉足不敢忘親可知
於對問之節有所不敢則一出言不敢忘親可知○
曾子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
于犬馬盡然○
承親志完一未了善願照事記功外
而況於人乎○
另加十功徵

事杭州汪靜庵奉感應篇欲刻板廣施力薄未果其子源謹遵先志積貲刻成多方勸募印施萬部於人一夕夢父謂曰汝不但善成我志且勸善共施我已獲福冥中汝母亦享高壽衆人與汝俱名註善籍矣勉之。◎爲親補一過及還一逋欠。增註此條亦有輕重大小之別雖止列十功實有非十功之足盡者。徵事程驥父少良始爲鄆盜致貲百萬老而改行不復出里閭者十五年既死驥不知後有過其母罵曰本不良種庸有好事耶驥泣問其語母盡以事告之驥數日不食悉散其財就里中讀書漸通五經子史動有繩墨開成間相國彭公特禮聘之。○御史柳彥輝貸陸坦銀五十兩不立券獨柳子仲益知之。後彥輝卒仲益戍遼陽數年赦還貧甚絲積粒聚得銀五十兩拜坦墓納還金。坦子

以無券辭仲益曰若雖不知吾實知之吾翁與若翁知之吾弗償異日何顏見兩翁于地下也

三十功敬守祖父遺業不致隕落

發明人家之興隆雖在于天而保而守之

得以不替實在于人。故何孝子家規有撐持門戶之規。正諺所謂做人家也。事勢不同。大小各異。而要不出于勤儉兩字。守其常分。循循整飭。無獲譴于天。無好勝于人。無苟安于己。光大顯榮之事。默以聽之。而使祖父相傳之世業。不自我而廢墜。閉戶無求。戮辱不及。詎不足稱承先無忝者哉。噫。所以致此者。誠不可不講求其道矣。附錄陸梳山先生家制曰。古之爲國者。冢宰制國用。在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視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

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旣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之田疇。足以贍給者。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譴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約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專存米穀。逐年增置倉廩。其六分作十二月之用。閏月則分作十三。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茶飯。魚肉。賓客。酒漿。子孫紙筆。先生束修。幹事奴僕等。皆取諸其間。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太嗇。其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裘葛。修葺牆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宗族之貧弱者。賢士之窮困者。佃人之飢寒者。過往之無聊者。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裘葛取諸蠶績。牆屋取諸畜養。雜種蔬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若

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廢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會合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致干求。親舊以滋。過失又曰。居家之病有七。曰呼。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翫好。曰惰慢。有一于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猥。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旣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愒然。則失人之情。旣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無其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爲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存二分亦可。又不能存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存一分。則宜節嗇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

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家必破矣。前所言一切不講者。非謂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為禮耳。前所言以六分為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為三十分者。非謂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槩。其間用度自為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悔。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吝之議。世人皆謂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為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是取中可久之計也。○又陳氏家規。與曹月川先生輯畧相同。余最喜其服用。惟仁作家三條。為傳業保家之計。有倫有要。言言切實。并誌於此。其服用曰。一。每日佐膳。葵菽瓜菹。腐羹麵餅之類。其大常也。歲入充給。則年逾六十者。日得飲酒。三日。

一。修旨甘。餘眾則五日。一飲酒。十日。一食肉。老者異饌。毋得饒口。苟歲入不足。更當思節省焉。一。歲時慶節。惟端午中秋及除夕。得循俗例。特設酒肴。少者拜獻長者。因得舉家列燕。以為歡娛。苟歲入不足。則罷廢之。一。每年製衣。只尚布素。有逐年一製者。有隔年一製者。有三四年一製者。總視家長所服為準。或冬或夏。家長製衣。必遍及舉家。均平一體。一。賓至設肴。大賓無踰八簋。常賓以五簋為盛。以三簋為率。其熟識至戚往來。一簋雅潔。亦足表誠。無多肴也。其推仁曰。一門內之人。或有疾病。無論長幼賢愚。必當為留心療治。醫藥有費。毋靳惜焉。一。每當除夕。家長得以歲計贏餘。令一家長幼酌量而賞賚之。令其私貯以備疾病時。旨甘調養之需。蓋常饒定規。恐病者之情難抑。姑聽其自便為安也。一。里黨疴癢疾痛。我子孫

當發念之。彼不自給。況望其饋送我乎。但有一毫相贈。亦不可受。違者必受天殃。一里黨及莊佃。或有缺乏。量出穀借之。後催原穀歸還。勿收其息。一子孫苟成家有道。量力寬餘。周給宗族里黨之外。凡如脩治橋路。施藥。施衣。施茶之類。皆當以時爲之。一戒殺。亦以廣仁。除時祭及享燕大賓外。槩不得殺牲。其作家日。一作家以力耕田。廣積穀爲主。務本節用。其敬志之一。有田早輸官稅。毋煩督催。毋少拖欠。一作家不可恃偶得之財。不必盡悖理傷義。總飄忽不可爲常。甚足亂整齊。畫一規模。古人必行徹法。正喜其有定式也。其災思之一。稔歲之人。必準備凶荒。餘一餘三古人長慮。不可失也。一或頻遇荒歉。不足於用。但當力務節省。合家口糧。不妨酌減。切不可舉債。戒之戒之一。耕種之外。紡績爲重。婦女不輪值中饋。非有生

產疾病。畢集織經堂。各課以功。其有分外精工勤敏者。量加賞予。以昭鼓勵。無故不至者。重罰之。遇俗節則與假一日。一園圃種植。必取有益日用者。異果奇花。雖可易錢。不可使出我家。按其家規。共十五條。每條列數則。益爲子孫義聚而設者。固當另刊行世。只此三條所列。行寬仁於紀律之中。舉世之所謂做人家者。非病濫奢。卽病慳刻。均可免矣。不當家遵而戶守之也哉。◎家庭雍睦。克順親

心。廣義。一家之中。兄友弟恭。夫義婦順。子賢女婉。主

是豈關境遇之適然哉。至在主人之一人。悉心妙用。化導一家。薰蒸漸漬。翕然協德。則固非倖而致者矣。抑嘗論化家之道。莫難於其妻之盡順。濂溪先生曰。家人離。必起於婦人。然則雍睦之風。必先順其妻。而

後可以望斯效也。堯之試舜則以釐降。詩之頌文特舉刑于。惟聖人能淡知其故哉。**附錄**史測曰。人子事親必正其家人。而後吾親可得而事也。傳云。宜爾室家。父母其順。後人德薄。正之最難。乃有攀姻高門。以爲榮幸。不知富貴之女。鮮有不驕奢惰慢者。彼且惟意是恣。安能令其和同協一。由此家庭之間。傷害倫理者多矣。其時爲丈夫者。決絕之而不能。調停之而不得。手足疑貳。毛裏乖離。情有必至。勢所固然。不幾進退維谷哉。讀史得焦華事。深服其行之高。而見之卓。華至孝。西秦王欲以女妻之。辭曰。凡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之貴。下嫁蓬茅之士。誠非其匹。臣懼其關於中饋。非所願也。秦王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強卿。人子知此。孝思過半矣。**發明**合上敬守家業一條論之一。以觀政事。一。以觀

教化。二者必兼。斯乃成家。齊治同道。其在斯乎。

五十功

親一事有違倫理。

委曲勸諫。使至悅懌。

增註此條意必

指親之萬難化者而能化之。故記功如是之重。若親過甚小。而化親之機亦甚易。則當准替成親善例。似不得附會此條。**廣義**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丘瓊山曰。按內則此章之旨。朱子引之以解論語事父母幾諫章。謂二章之言相表裏。解幾爲微。微諫謂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漸漸細密。不須峻暴強加。闌截也。愚竊以爲朱子之意固是。但于幾字之訓。似不甚親切。若以爲幾微之幾。則孝子之

身。身。功。功。過。過。於。親。親。視。視。於。無。形。聽。聽。於。無。聲。方。其。幾。微。萌。露。之。初。卽。揆。其。情。志。意。嚮。之。所。在。隨。事。而。致。其。察。先。事。而。爲。之。防。消。之。于。未。然。遏。之。于。將。然。則。用。力。比。於。熟。諫。爲。省。矣。噫。孝。子。之。于。親。過。初。形。則。幾。諫。過。已。形。則。熟。諫。致。其。親。于。無。過。之。地。則。非。徒。養。其。志。而。又。有。以。成。其。德。二。章。之。意。非。但。相。表。裏。蓋。相。始。終。焉。○徐。紫。崖。曰。千。古。稱。孝。子。者。宜。莫。如。舜。抑。知。舜。之。至。孝。正。以。其。委。曲。化。親。之。心。爲。甚。摯。委。曲。化。親。之。功。爲。甚。深。耳。吾。論。舜。之。家。庭。惟。以。尚。書。明。文。爲。據。暇。何。如。人。謂。其。心。不。則。德。義。之。經。大。約。好。利。而。多。鄙。者。也。母。何。如。人。謂。其。口。不。道。忠。信。之。言。大。約。負。能。而。長。舌。者。也。以。舜。之。至。性。而。處。此。視。親。之。違。道。失。理。豈。徒。私。謂。其。非。宜。直。有。深。憂。切。痛。而。不。自。釋。者。蓋。其。真。誠。篤。摯。雖。在。他。人。有。惟。恐。其。爲。不。善。之。心。觀。所。以。化。陶。漁。者。可。見。而。況。于。家。庭。

也乎。吾知其切切然以善期親。夙夜之間。始將無所不至。親所爲之事。未合於善。不敢以爲無與於已而忽然也。直負爲已之罪焉。親所存之心。未依於善。不敢以爲無與于已而安然也。直引爲已之愆焉。益之此言。可謂曲形其心矣。視無形。聽無聲。此侍側之所以不勝其夔夔也。痛于心。禱于天。此獨處之所以不禁其號泣也。夫是之謂積誠愛親。其得以蒸蒸自治而不至於姦惡者。無一非其淡心勸化之功。則孝思孝德誠不可量矣。蓋負罪引愆者。必欲化親之心。祇載夔夔者。曲以化親之道。未有修身爲善之人。而不以順親爲心。亦未有欲順其親。不能淡心委曲。使其親自底于悅豫。而可迫期其親之順者。莊誦功過格白文。詞顯。◎親以無故破家。貽累後人。盡已心力不而旨深矣。

敢怨。○爲人後既富。待本生父母。雖無所遺。不失人

子至情。逐事記功外。另加五十功。**徵事**申積中宣議

郎申起之庶子也。申起與翰林學士楊元素爲中表兄弟。積中始生。元素方疾。取之爲子。既長。甚愛之。已而元素連舉二子。積中兩遇奏薦。皆力辭不受。推官二弟。立志以科目自奮。元豐五年登第。後數載。元素卒于餘杭。積中扶柩葬之。終喪。復爲弟妹選名族。辦婚嫁事畢。卽盡以家財付二弟。拂袖而出。作歸宗議一篇示親屬。大抵言所生所養。皆一恩也。所養既粗報。所生亦不可後。既歸。尋訪生母杜氏。得之間閭中。杜氏垢面跣足。殆不聊生。子母抱持大哭。感動行路。迎歸中門。越二十年。母死。既終喪。復以家財盡歸諸兄。徒手而出。或勸令畧受一二。積中曰。楊家

資產。十倍于此。我猶棄如敝屣。今諸兄生計。忍割以自奉乎。士論偉之。朝廷降詔褒美。賜官復官。其子夫申公之必歸宗者。以異姓不可亂宗祧也。乃其生養兼盡。抑何情義之周乎。錄此以爲待本生父母者法。

○親歿後出門及遠歸。必稟告木主前。終身如是。**徵事**

徐節孝先生母終廬墓三年。天大雪。哀號伏墓所。呼問安否。如平生。有甘露降兆域。杏枝合幹之祥。所至設考妣一筵。晨昏起居執爨饌食如生。存終身未嘗有間。陳白沙嘆以爲古百鍊金孝子云。**附錄**戚敬字賓肅。秀水人。母亡。哀毀不支。既葬。思圖像奉之。形容莫肖。日夜悲號。一日有工人袖木像訪賓肅曰。三日前。一老母同兩姥踵門求肖其貌。償絹一端。云煩送至白苧鄉戚家。其言如此。賓肅閱之。神色如生。悲不

自禁。設位事焉。朝夕致奠。曹天生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者。鬼也。戚君之母既亡。乃詣木工之門。求肖其貌。則固有形有聲矣。是已可異。乃復償絹一端。不知從何致此。總之因其子求肖不得之悲。誠孝格天。故遂幻此異事。以神之。湯臨川云。人世之事。自非人所。所可盡。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不有。可于戚君母子悟之矣。

百功事事求順親心。不吝財物。終身不變其念。

增註謂如手掙

財物。未嘗有瞞親私蓄者。或內帑私財。惟親意所欲為。先意承志。無少吝惜。養志之道。當如是也。**發明**橫渠先生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若親之

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為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袁氏世範曰。高年之人。動靜恍惚。嬰兒喜得錢財微利。喜受衣服飲食果實小惠。喜與兒童玩狎。子孫若能順適其意。不難盡致其歡。◎**喪葬至誠盡**

心力。

發明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

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廣義**喪葬盡心力。切須知務。有所必當究心者。特錄二條。一則衣衾棺木之宜預營也。一則造墳成墳之宜長慮也。有所必當戒忌者。亦錄二條。一則鼓樂之不可隨俗也。一則佛事之不必妄費也。舍其要圖而徇其末務。違昔賢之訓。即足以累孝子之德。明知者宜知所裁決也。○張一棟

曰父母年老宜倣古人歲製月製之義預求絲絹爲衣衾之需富則可用紵絲厚于受親亦不爲過蓋紵絲入地最耐久切不宜用棉布棉布入地不過一月即朽矣齊家寶要曰棺木沙枋爲上非貴價者不能堅美然中間多有破損巧于補綴未易辨識一售其欺反不若杉木之爲愈也或取三丈四丈平木及裏溪之頭段爲佳但要色老而紅赤縷細而堅實者取其木心俟其乾燥即可用也臨攏合時一切縫鏤先用絞淨真生漆厚調生麵銀硃塗嵌其間然後推敲成就雖有小小鬆隙之處皆爲硃漆充塞無不泯合之患矣試真漆法取少許抹青竹上少頃即乾乾而粘綴不可剔剝者真否則已侵入桐油其性懈矣硃性極收濕可以助漆之堅解漆之濕故須用之棺外凡遇縫處亦用硃漆塗之棺底須塗抹令遍棺內只

以少許抹縫餘處不可多用骸骨宜近木不宜近漆也俗用无灰猪血調塗又以麻布糊縫真同兒戲此數物徒滋汙穢有何功力耶又一法令縫時先以船之油灰塗其內覆綿紙二三層其間甚于松脂外面灌生洞油數次此法尤爲簡便利於貧者然總非預辦不可易得凡遇父母年老卽當竭力爲之不得與兄弟分派爭較彼此推延以致倉卒悞事陽羨何公刻家禮摘要勸民曰古者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後世人多夭札五十制之非豫凶事也而愚者顧以爲諱爲之子者亦故延緩吝惜變出不測物惡價倍貽無窮之恨于心忍乎其力不足者寧厚于此勿急雜務庶免後悔已上論喪所謂宜預營者也○許氏家則曰親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惟風不露水不侵蟻不害足矣築墳不宜磚石磚石久易于頽圯而樹根得

于石穴穿刺惟用三和土熟爛而堅築之久則結成全石與天地同不朽矣其三和土卽家禮所謂灰隔用石灰三十担砂石如黃堇粗者十担木色土二十担以烏樟葉二担搗爛浸水成汁膠粘勝糯米也其汁須好缸收貯一絲墮地則滿缸瀉出矣相傳汁灑于地其樹卽生今取其汁同石灰砂土拌勻若太濕則粘杵難築太乾則燥散不堅求下棺時先鋪燥者一二寸在底築平俟下棺定向畢鋪銘旌將三和土逐漸填于四旁緩緩用杵築之一分漸漸築起勿令震動柩中人力須齊不可停歇歇則結皮不相連矣日不能完以夜繼之如不能繼次日須鋤動面皮刷汁加築硃硃有聲錐釘不入爲妙餘俱結于頂上封築完固再以上加高四尺成墳但石灰須用大窰好灰乃青石燒成內防有不著火未過石筋亦有雜白

土及白石末須用水碗中試之乃見惟灰真正則發而堅不可不慎既成墳後四至最要分明弓口號段最宜詳記其四至界限凡以樹木爲界者總不足憑須埋石塼爲上界石埋土時常省視永無侵削之虞已上論葬所謂宜長慮者也○司馬溫公論居喪禮俗之壞有曰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道輜車鄙野愚夫悖情違禮乃至于此張仲嘉曰將舉殯之夜正人子不忍離其親故終夜哀痛悲號世乃有演戲鬧材以哀爲樂背禮傷教莫此爲甚維風君子當苦論痛止之令全孝道又有開喪之家客至用門鼓于行禮之際奏以音樂亦大非禮大約喪家但當以哀泣爲事孔子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凡簫鼓歌唱之聲概宜禁絕此見鼓樂隨俗之必不可也○金孝章曰今日之俗莫弊于喪事用浮屠以

彼所費不貲了無益于死者何如自盡其心于附身附棺之間乎釋氏之教則薦死者生西方而道家又欲超之仙界今二者並用將令死者于彼乎於此乎又曰經懺所以消罪業勿為陰譴也夫人之為惡天之報之不於其身必于其子孫豈經懺所能解免乎使親賢而為之是誣其生前而陷之于惡也使親果不賢而為之後者不思為幹蠱益愆之計徒以誦經修齋塞責謂親罪已消則必復為惡以繼之是自誣而重其戮也若曰罪孽經懺可釋則是桀紂亦可升天而殺人之盜跖終作佛子也早上殺人晚間修誦不害其令名考終也有是理乎則天道何為福善禍淫而朝廷又何必賞善罰惡耶孝章固名儒其言本于溫公及朱夫子非鑿空之說也且如其言亦未嘗得罪于佛菩薩以愚鄙陋寡識然竊嘗揆之八謂三

教並重則佛固與儒無二也佛之釋迦與吾儒之孔子同為聖人佛之經典與吾儒之四子六經同為聖人之書吾未見為儒者僅口誦經書而遂可稱善人別夫偽人口誦而欲居為已功益無是理於儒既然佛何嘗不然也故知經懺之不足以釋罪業明矣為是說者蓋有由焉佛教之中儘多大聖大賢出其中一以普度羣生為念見世之迷惑積惡而有悔悟之心者曰爾向所為罪難追矣今爾既知悔悟我當為爾懺告於天汝速改行以補救之此亦誘進人心之意也要之其人誠知悔改則一念可通鬼神何必藉於佛力抑佛之肯為人懺除者亦以其能悔能改而誘進之非謂一誦經一齋僧而盡人可免生平之過惡也後之庸惡僧家循習其說而誤其指意借以為衣食餬口之資而迷惑之流益以甚其迷惑以為我

之積惡。無所憂也。只須臨終多作佛事。可盡懺除。有所悖而不恐惡人。愈以衆多。豈非循其說者之大。以禍世哉。愚本有尊佛之心。尊其清靜無欲。尊其慈悲度衆。而獨謂誦經懺罪之說。則不可不痛絕之也。世之明理者。慎勿爲庸僧俗道所惑焉。潘鱗長曰。余按追薦一事。惟浮屠氏有此說。而近世黃冠之流。亦有所謂煉度者。彼見浮圖得財甚易。故亦尤而效之也。在宋時猶未盛。故溫公書儀止言浮屠。而家禮亦止云不作佛事。非謂道教可用也。雖然。世俗之所以爲此者。蓋以禮教不明于天下。士庶之家。一有喪事。無所根據。因襲而爲之。以爲當然之禮耳。其間固有爲因果而作者。然亦其徒云耳。若夫市井小人。其親之存。饑寒患難。尚有所不恤。况其既死。又安肯捐其財。超其出地獄而升天堂哉。夫亦畏世俗之譏笑而爲之耳。

耳。若夫所謂士大夫及仕宦之家。其心亦有知其非而不欲爲者。恐他人議已之不孝。其親又恐其議已之吝財。費也是亦不得已而用之。夫飲酒食肉處內。種種大不孝之事。恬然罔忌。而獨于追薦一節。人言是恤。惡在其爲知本哉。鱗長道望。同于孝章。其言全本丘文莊公。此見佛事妄費之甚不必也。○抑世更有沿襲古意而失其原者。如題主祠土。孝子惟知哀痛。不親筆墨。故請他人爲題。凶服非所以交于神明。故請他人主祠。此古意也。然題主只須命子弟善書者爲之。祠土欲安神以安祖考。孝子致其無窮之思。特求有德有望者。能與神明孚契也。今世則不然。以祠土勞其拜興。所請之人。往往隨便。而題主者。則必勉求尊貴式臨。張侈其事。至于厚費不惜。更可異者。全行俱係孝子自書。只空主字一點。特請其人足

成之。此何義乎。愚觀先哲曾論及之。謂其鄙
愚無益。非孝子所為。并為拈出。附論於此。

三百功守身謹疾保全父母遺體終身無餘憾如寡嗜

登高臨深之類。發明傳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
毀傷。夫毀傷之端有二。或冒于刑辱。或汨于嗜慾。皆
足以虧親體。貽親憂。雖然。刑辱之患。雖愚者亦知保
而慎焉。若嗜慾之禍。雖智者不免耽而溺焉。故就其
精細而言。則尤以制慾為重。未有能制慾者。而虞其
或及于刑辱也。○高堂隆曰。夫五情六性。同在于人。
嗜慾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強質弱。
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劉書曰。耳目之
于聲色。鼻口之于芳味。肌體之于安適。其情一也。然
亦以之死。亦以之生。或為賢知。或為庸愚。由于處之

異也。聲色芳味。所以悅人也。悅之過理。還以害生。故
明者約欲以守貞。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
寒。處于至足之泉。立于無害之岬。王陽明曰。今之調
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滯浪。或竟日偃卧。如此是
捩氣昏神。長情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
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慾。則精自明。
定心志。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謂之
致力于學者。昔人論攝養之方。如是其嚴密。乃天下
之為人子者。輒以縱恣罔忌。至于戕生隕命。◎居喪
萬事瓦裂。身不足惜。獨不少念及于父母耶。

盡哀循禮終喪無間徵事

丘傑年十四。遭母喪。食惟
生菜。以熟菜有味。不入口也。歲
餘。夢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苦汝噉生菜。
遇蝦蟇毒。靈牀前有藥三丸。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

甌甌中有藥服之下蚪蚪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甌○
丘鐸葬母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
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于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
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颼鐸恐母岑
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
聲卽避去會稽人異之稱爲真孝子云○支漸資陽
人事親至孝年七十持母喪哀毀瘠甚負土成墳廬
于墓側三時號泣有白兔白狸馴擾其旁白雀白鳥
日集墓木迴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問自娶婦
後與父離居視漸孝行淡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盡
志鄉間觀感化者甚衆○劉和字元中與羅洪先同
鄉年十三時聞父理豫溺死池州痛哭嘔血以母周
氏解譬得不死自後往來其處輒悲痛不食設酒有
江潯號而招焉同舟之人皆爲墮淚每食甘美必懷

歸進母後客九江聞母喪棄貴而奔廬墓王華山左
朝夕哭朔望令節有奠物不給則織屨易之遇忌日
齋必三日而祭明年夏風雹伐屋獨其廬不壞山多
虎虎夜進廬不相驚士人重之多往慰問子曰廷翰
孫曰天曙天曙生五六月值和喪能茹素助哀與之
肉食輒哭不食雖百試不改洪先公歎之曰嗚呼將
氣類之感耶亦
天有以厚之也

千功種一切德格天顯親

徵事

積善格天人所共喻古

今徵驗無煩廣引卽如上海

潘氏之先傭工爲業六世卑傳至恭定公父爲人忠
厚存心謙和接物中年行善愈力扶貧救急戒殺放
生無一不至爲縣吏每遇冤獄必曲爲昭白本官未
允甚至涕泣哀求賴以寬宥者無算一夕官夢大星

落于吏舍中。遍召諸吏告之。是夕公適舉子。即恭定公也。官至一品。累封三代。其後科名不絕。子孫蕃衍。爲上海望族。吁。世謂顯大門閭。必讀書士子。乃能致之。豈知力爲求而失之意中。無所慕而得諸意外。其所由致此者。蓋有在也。諺有云。精于科舉之業。不必其爲能取科舉之人。而凡不得爲士子。及爲士而才學未充。儘有可以自至于光大之地。則惟視其種德之何如。但以潘公爲法。未嘗讀書求中。而祖若父。得受一品之封。不亦榮親之至乎。又商文毅父。爲嚴州府吏。平生周人之急。濟人之危。容人之過。憫人之孤。積善好施。人多稱其隱德。公謙讓不居。嘗勸同寮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諸縣囚解府者。委曲申救。多所全活。生文毅公時。太守望見其室有光。大異之。後舉三元。入內閣。二公若出一轍。益信種德未有不格。

天顯親者也。惟純孝者勉之而已。○福建林承美幼孤。母撫之成立。後每對客感觸。思親輒泣。有一禪師素著高行。承美謁之。言及親恩。無從報答。忽慟哭失聲。禪師曰。孝子思親。痛哭無益。惟篤行陰德。纔可報親。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作善親有益。作惡親有憂。承美敬守其言。因嘗舉以勸人。噫。禪師不習世俗資冥福之說。而侃然陳此切實之論。不可與孔曾之教。互相証合者哉。○真西山曰。父母之于子。全而生之者也。所爲全者。豈謂四肢百體之備而已。有是形。則有是性。舉天下之善。無不具焉。一善不存。則爲虧其性。虧其性。卽爲辱其親矣。尚焉得爲孝乎。按此。則知修德固事親之大端。不必希求福報。而盡所當爲。孝子之自責者。不容已也。

千過 積一切惡 壞祖父德澤

發明 積惡必有才者能之。留餘堂功過格拈案曰：楊

士奇四朝元老，其子楊稷怙勢行惡。士奇不知也，後稷惡日甚，致干上聽，伏法而死。士奇亦幾不免嗟乎！楊公聰明慎密人也，稷之積惡滿盈，至于殺身，而楊公猶不悟，則其彌縫之工，蒙蔽之巧，能使聰明慎密之父墮其彀中，如醉如夢，是稷之才亦定有大過人者矣。凡權要家子弟，不幸而不才，徵歌買妓，縱酒呼盧，其禍止於敗家，尤不幸而有才，其禮數足以結納官府，豪華足以延致賓客，聚歛足以增置田產，而專于收養奸猾，以為爪牙，攫取小民，以恣魚肉，其父兄且倚之為家幹，同輩且羨之曰：能人！一旦禍至，則殺其身而危其父，故不才之禍小，而才之禍大也。論不孝之條者，自當以楊稷輩為首。○令狐愚為白衣時，

常有高志，眾謂必與令狐氏父邵獨以為愚性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甚不平。及愚仕進有名，謂邵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今竟何如？邵熟視而不答，私謂妻子曰：公治性度如故，不知我當坐之否耶？必逮汝曹矣。邵沒十餘年，而愚果滅族，諸葛恪少有盛名，孫權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為為戚，曰：非保家之子也。後果遇害，顏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語竣曰：吾生平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請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後果敗，謝瞻弟暉權遇甚重，賓客輻輳，瞻驚駭，謂暉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乃爾，吾家素以恬退為業，不願干預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

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晦果見殺。洵乎子弟無德。而有才固家門之大不幸也。先輩云。出一個喪元氣進士。不如出一個積陰德平民。此言良然。

三百過 父歿後逼嫁庶母

若自願嫁人者聽。**徵事**孔鏞之友諒以雙流知縣召為

給舍卒于京貧不能歸母以生子妾賣與廣東商人母尋卒鏞扶二板備極艱辛稍長登進士請于朝得奉差廣東尋其庶母已死第年十九醵以歸友愛特至鏞官至侍郎蓋庶母有母之稱即令無出亦父之側室也刻薄寡恩之人惟其忘父則亦何所不至哉試觀孔君之事賢不肖之相去何如。**◎蕩費**

祖父產業

徵事茂州黎瓊棄父貧鬻酒色三年淹母殯者三載被雷焚之此文昌帝君寶訓所

載也。

百過 爭競一財物

徵事嘗汝道齊河人母嘗寢疾侍養竭誠母憐愛之屏人授以金珠曰汝

素孝可善藏之汝道泣謝曰汝道方愧不能盡子職報父母千萬一敢受此乎悉讓與弟陳成卿先生曰噫世人挾長欺幼百計以攘親財有母私受之而固却不受悉讓與弟如汝道者哉孝友真弗可及矣

◎久淹親柩

徵事羅輦游太學以前程禱于神夜夢神告曰子父母久不葬已得罪于冥死

在旦夕安問功名輦曰某尚有兄何獨受罪神曰子為儒者明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是年果卒按此則不葬親之罪固不孝之大者也且律令昭彰謂有喪之家必須依禮定限安葬若惑于風水及托故

停柩在家。經年不葬者。杖八十。其嚴督人以葬親也。如是。然有貧不能葬者。奈何。愚爲之設法。首在初喪時。除衣棺外。百費皆省。但務盡哀。自後每日造飯。必撮米投瓶。不沾一肉味。不置一完衣。加意節省。悉以貯瓶。至五六年後。可以舉此大事矣。倘猶不足。則遍告親友。一金二金。必有好善者樂助。完成是舉。則此心方可稍安。故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乃可以當大事。蓋謂居喪時盡哀之苦。與葬親之難也。然可以其難而置之度外乎。嗟嗟。貧者犯之。固難辭罪矣。乃或有富貴人子。以兄弟衆多。互相推諉。久淹親柩。以情而論。不知當何如加倍也。○朱在菴曰。今人葬親。多惑于風水之說。有貪求吉地。遷延日久者。有既葬多疑。屢行啓掘者。不思古人卜地之義。惟是孝子慈孫。重親遺體。止求不爲風水所侵。不爲蟲

蟻所蝕。不爲耕犁所及。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溝池。如是足矣。豈以親之骸骨爲子孫福利之具哉。則風水不必貪也。又有惑於分房之說。兄弟終年牽制。既擇年月日時。又疑山水偏向。則是父母多生一子。反增一日之暴露矣。豈知人之禍福。各有因緣。于山水何與。則分房不必執也。倘若執迷不悟。一遇名利牽逐。淹滯他鄉。年復一年。後無安土之望。或遭水火。又有焚溺之虞。爲人子者。獨能帖然于心乎。又權厝一事。萬不可久。久則雨水侵淋。口氣下蒸。未及下土。木已腐矣。仁人孝子。亦當念之。總之葬親之志。惟在于誠。庚子與者。吉水人。父歿于蜀。子輿扶柩歸。路徑灑潁。時秋水方壯。子輿仰天大哭。水忽退減。二十餘丈。安流南下。及渡。水壯如舊。誠之所格如此。矢念既誠。何患事之不舉乎。○司馬溫公曰。古者天子七月

而葬大夫三月士踰月。今世著公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乃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爲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於此。而其爲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者。嗚呼。可不令人深嘆愍哉。人之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埋之耶。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官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也。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悖禮傷義。莫甚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爲人所

掘。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淡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或謂家貧鄉遠。不能歸葬。則如之何。溫公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窆。人豈有非之哉。昔廉范千里負喪。郭平自賣營墓。豈待豐嗇。然後葬其親哉。世又有游宦歿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殮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膚。故斂而藏之。殘毀他人之屍。在律猶嚴。而子孫乃悖謬如此。其浸染益有由。行之既久。習以爲常。見者恬然。終莫之怪。誠可哀也。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以爲合禮。然則不能歸葬。葬于其地可也。豈不猶愈于焚之者哉。又曰。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置壙中。將葬太尉公

族入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信陰陽此必不可
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
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兄乃召張生許錢二萬張
生聞之大喜兄曰爾能用吾言俾爾葬不用吾言將
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兄自以已意取歲月日時
及墳之淡淺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于事者使張
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于是族人皆悅今吾兄年
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恭備侍從宗族之
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
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墳成而葬未嘗以
一言詢問陰陽迄今亦無他故今著此論俾後之子
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葬書之不
足信視吾家**附錄**大興劉公機父卒于仕公時爲學
官弟子徒步往護喪歸遂卜葬族人泥陰陽言各以

生年與葬時相值久不克公獨曰願以某生年所值
月葬父于是力葬之後公官至大司馬贈宮保○何
子平遭母喪毀頓輒絕世亂八年不得葬常如袒括
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日食僅數合米不進鹽
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欲葺理不許泣曰吾情
痛未申天地間一罪人耳屋何宜覆會稽太守蔡興
宗聞而矜賞爲營塚墳葬焉○李玘宗城人力耕事
母母卒讓田與弟廬葬所晝夜號泣負土築墳又族
父母有藁葬者耕穫之餘輒爲築之凡三年成六墳
不食肉衣帛不預一事天禧中知府張知白以狀聞
詔賜粟帛里有母在而析產者聞玘被旌兄弟俱慚
復同居○熊衮事親至孝父喪不能葬晝夜號泣忽
空中落錢數萬衮得錢畢其喪事所剩者告入
于官庫爲御史後人稱曰忠孝兩錢御史大夫

葬不盡心力

增註

此條分二等。獨子則草率從事。眾子則裝呆規避。或公孤均出。皆為不盡心力。蓋父母面上。惟自盡已力。竭蹶以赴。猶有餘憾。畧一惜財。則此念知有財而不知有親矣。宜功過格以百過警之。○沈龍江曰。人子一生大事。亦止此送終一事。于此而心有不盡。則無復可盡之心矣。奈何以兄弟眾多。彼此相諉。使日久暴露。或草草完事。致有日後之悔。竊以為為長子者。力能獨辦。便當以為已任。不必更求眾子。眾子之中。力或可辦。亦當以為已任。不必偏累長子。各人行孝。各人盡心。爭先致力。纔是人子。若有心靠人一分。便是自己心上有一分。不能盡處。豈不聞古之孝子。遇親之難。爭先赴死。以求相代者乎。彼且於生命可捨。何區區財物之足云也。**徵事** 郭原平父亡。慟絕者數念。以為奉終當自盡。

不欲假手于人。乃助人營葬。久之。練子營築之事。自營塚葬焉。又傭力以供他費。時以營家稱善。工廷致者盈門。母資養焉。蔡太守表薦于朝。生三子。並有行。○王彭親喪。營葬晝則傭力。夜則號泣。鄉里憐之。各為助工。工作須水。天旱穿井不得。泉墓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忽大霧霧散。泉湧。眾嘆神異。宋文帝改其里為通靈里。○錢塘徐公旭。鬱號敬菴。父某旅寓于石齋黃先生。謁草時。為兵所害。黃藁葬之。既道路少通。敬菴不避險阻。徒跣尋問。將至其處。夢父語曰。汝欲得我骸。須問茅十七。覺而訪之。果有其人。引至墓所。見枯骨纍纍。敬菴因號呼。滴血方得。父骸負之以歸。過嶺登舟。遭風覆溺。親入水中。撈救。始得歸里安葬。敬菴順治辛卯登鄉薦。乙未提南宮。不盡心力者。盡觀此。

忘莫大

仇怨不思報

增註

所謂仇怨。謂公道所不平。修好所

感激。此心難已。誰無至性。豈其漠然罔念也。若小嫌薄讐。揆諸情理而可忘。則忘之可耳。又不得概執必報之說。**徵事** 寧波府治南有董孝子廟。孝子諱黯。字叔達。江都相六世孫。少孤。獨與母俱。百順咸聚。鄰人王寄者富而無行。母與王母相見。各言其子。而寄病之。毆董母。孝子歸而母方蒙被卧。孝子跪請罪。母曰。無他也。我失言致寄辱也。因不起。孝子哀毀畢葬。終不言報讐。俟王母卒。且葬。手刃寄以祭。而自詣官請死。事聞。和帝釋勿誅。加旌焉。又辟爲郎中。孝子不就。宋祥符間。勅賜立廟。明洪武初。加封爲神。命有司歲致祭。用特牲。○王孝子諱世名。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爲族姪俊以爭屋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

理。乃佯聽其輪。日議和。凡山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佯受之。雖鎗銖罔有不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帶劍侍。至密室。朝夕泣拜。購一刀。銘之報讐字。母妻不知也。服闋。游邑庠。不專事舉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佩之。已而已。子甫數月。撫之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一日俊飲于其鄰。醉歸。孝子直前刺殺之。以報讐。故號于衆。歸白其母。遂出其向所封識。租價餽值。及宿搆首狀。赴邑請死。實萬曆九年正月也。去父死之日。六年于茲矣。邑陳令驗所封識。訪之士民。知報父讐是實。乃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對獄。卒別館之上。其事當道。當道委金華汪令訊之。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汪曰。檢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孝子曰。吾忍痛六年。始發者爲何。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讐命。

奚檢爲遂具呈懇乞放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
絕死柩前獻屍臺下汪憐之移文爲請當道可其議
孝子遂得歸歸之日汪令謂曰子行吾且來子無卽
死吾終不惜爾父既朽之骨而不以全爾孝子仍以
死自誓誓不欲檢汪喟然曰浮生有涯令各無已孝
子正色曰豈謂各哉理固當如是其母迎而泣孝子
曰身固父之遺也以父之遺爲父死雖離母得從父
矣復何憾見陳令陳仍館之前館囑守者曰無令孝
子死迨汪至武義邑人迎而直孝子者千人汪使昇
其父棺至孝子聞之大慟遂以頭觸地守者持之不
得死明日邑諸生翼而見汪孝子望見父棺卽以頭
觸塔石血噴如雨地爲之赤諸生相持大號陳汪二
令亦不忍視爲之泣數行下諸生請從孝子志乃昇
其父棺去少頃孝子甦陳令又欲白於上免檢其父

以全孝子孝子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
不食而死迎屍之日雲霧昏慘至歸始開霽焉遠近
奔哭者載道○王哀父儀以直言忤司馬昭見殺哀
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終身未嘗西
向示不臣晉也廬于墓側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
之枯此雖未嘗報而痛父之情則無日而忘也其斯
爲孝子之用心歟

◎無一德才可見不思自厲甘作庸愚

明發

惡其無顯親報親之志所謂情輕罪重者也前輩有
曰凡人子事親自少至老卽一舉念不可忘父母其
出一言必思當理母妄言取辱以辱親行一事必思
正經母亂行致禍以禍親讀書明理冀以榮親人倫
日用之間隨事斟酌溫恭敏慎成一人品用以顯親
母縱慾母偷安母浪費以善事其親作一切陰功善

事。上資其親。彼不自厲者。徒以費親之心。毫無益。○
親之實。在天地間。不得爲人。在家庭內。何得爲子。

中年無嗣。不思積德求子。

參明無嗣。非必積惡使然。亦有數不可強者。若能受

持是格。誠意祈求。善端充積。必有明徵。袁了凡立命說。非欺人也。聊摘古今事驗數條。以見不特子可求。卽賢子貴子。及子孫衆多。無不可求。若僅燒香祈禱。甚爲無益。更或多置婢妾。適增罪愆耳。**徵事**實。禹鈞三十無子。夢祖父謂曰。女命無子。壽且促。當早行善事。禹鈞唯諾。先有家僮盜川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卽焚其券。以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旣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知之。感泣請罪。禹鈞置之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晨昏祝壽。

一日於延慶寺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泣至。問之曰。父犯大辟。徧懇貸得金銀。將贖父罪。昨暮因酒失去。禹鈞驗實還之。復有所贈。凡宗戚有喪不能舉。出錢葬之。遺孤貧不能嫁。出錢嫁之。故舊相知。每遇窘困。多寡週之。四方賢士。賴禹鈞舉火者。不可勝數。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濟人之急。自奉唯尚儉素。宅南建書院數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有志於學而無供須者。咸爲留之。登貴顯者。前後接踵。後復夢祖父皆曰。子功德浩大。名登天曹。延算三紀。賜五子各顯榮。終當列名上真。禹鈞爲左諫議大夫。致仕。年八十二。沐浴別親友。談笑而卒。子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翰林學士。佩左補闕。稱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偃起居郎。八孫皆貴。范文正公書其事於

策以示子孫。○閩中郡守陳翁立心愷悌。居官正直。五旬無子。內性頗妬。或勸納寵。曰。福薄。故無子。若內不能容。而徒苦人。女福將愈薄。非爲立嗣計也。郡有鄉紳性好色。比鄰三考吏。遣女少艾。紳遣媒說合。伊母以紳年高不許。紳竟挽媒擲聘。而訟之府。守得其實。審時密令禮房備花紅及銀二封。并樂工轎夫伺候。訪新進某生。邀至。自下堂禮接云。賢契少年高才。知家貧未娶。適某女亦是薄宦之後。貌頗端靜。爲勢所逼。不佞雖有公斷。然非爲士人室。恐訟猶未息。因是特爲作伐。千金代聘儀。回金將賀敬。今夕甚吉。可卽成婚。因徹堂上燈火送歸。其女其感泣。紳雖甚憾之。然吏治甚善。莫可中傷。仍以卓異擢去。斷訟之夕。夫人夢神抱二孩至。云上帝以爾夫不徇時望。曲諧佞偶。特賜兩子。夫人驚寤。直告郡守。商置側室。郡守

喜出望外。適有故鄉同年陞任。便道來訪。公留之飲。談及娶妾事。同年大喜曰。芝不擇地。弟有義男孫女。容頗端雅。願奉侍箕箒。以應異夢。守方辭讓不遑。夫人卽遣女奴出謝。定約。次日致幣娶歸。時萬曆末年春日也。妻妾雍和。歡如姊妹。至冬兩子並生。郡人繪雙桂圖以獻。○毘陵錢翁好行善事。里有喻姓者。爲勢家索逋械繫。求假于翁。翁如數給。與事解喻挈妻女踵謝。翁妻欲致其女爲翁生子計。喻夫妻欣然。翁曰。乘人之危。不仁。本欲作善。而以欲終。不智。急還之。是夕夢神語曰。汝陰德隆重。當錫爾貴子。明年果生子名天錫。十八歲鄉會聯捷。○袁昇郵人。五旬無子。往臨安置妾。旣得妾。察其有憂色。問故。妾曰。吾故趙太守女也。家四川。且貧。母賣妾爲歸葬計耳。昇卽送還。併傾橐以贈。及旋家。妻問以妾故。公曰。我無子。命

也。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婦。乃育哉。妻大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次年生韶。爲浙西使。孫洪官郡司馬。○鎮江靳翁五十無子。訓蒙金壇。其妻鬻釵飾買鄰女爲妾。翁歸呼女出侍。且告以故。翁俯首面赤。妻意已在。而翁祿也。遂出而反扇其戶。翁踰牆出。曰。汝意固厚。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恒願其長而得。所吾老且病。不可以辱。遂謁鄰還之。次年生文僖。公十七歲發解。位至宰輔。○宜興吳順山門前有坊。額題四省文宗族有與構隙者。夜間將紙改作一代人物四字。蓋笑其五十而無子也。公知怒甚。會郡守係同年。往訴其事。守曰。此事無証據。且使實其罪。年兄無子。彼笑自若。須急爲種子。計使鳳毛麟趾。濟濟一堂。則今日肆誚者。愧死無地。且免無後之悲。公曰。弟留心房術。不惜重貲。構奇藥。厚禮招方士。二十年

來並無効。奈何。守曰。誤矣。房術不如心術。若欲種子。除非種德。方今歲祲。正天假之緣也。乃列數條。如代納逋負。周給貧乏。施藥施棺。造橋掩骼等類。題曰種子方。公欣然拜謝。次第舉行。所費不踰萬金。連舉三子。後皆登第。○邛州守宗傳初以孝廉入郡。宿寓所。聞鄰婦與子女抱泣。一夜問之。則夫罹罪。自賣以贖者。公悚然解橐爲贈。俾夫婦子母如初。時公艱于子。是年遂舉子。今子孫蕃盛。世其家。李盤曰。解橐時。不暇爲生子計。而轉生貴子。今人求神服藥。而反不得子。卽得亦未必佳也。乃知求子神前。不若求子心上。○馬狀元涓父各從政。買一妾。詢知其父母死。不克葬。故自鬻。遂歸妾。不責所負。且厚資焉。是夕夢羽衣人曰。天賜爾子。流慶涓涓。明年果生子。因以涓名。鄉薦廷試。皆第一。李盤曰。因無子故娶妾。旣還妾反生

子。使不還妾。未必生子也。今人無子。便思娶妾。孰知子之生。不關妾之娶。不娶乎。

○報親

大任在身。恣意酒色。

發明 薛文清曰。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

不敢爲。則其壽固可延永矣。如素強壯。乃恃其強壯。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又曰。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其果何樂也。惟心清欲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元右相阿沙不花。見武帝容色日瘠。曰。入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麴蘖是好。妃嬪是耽。是猶以兩斧伐枯樹。未有不顛仆者。次年帝崩。壽三十一。然則酒色二者。斷不宜恣意而不節也。夫報親之事。未了。則正宜留此身。于有用。奚忍戕賊之而罔恤。以自蹈于速死耶。**附錄** 朱文公曰。中年以後爲學。且

須愛惜精神。恐忽有大事來。無以應之。陽明方計學。藩謂三司曰。某向在長安馬上市。日光不敢過馬首。今羽檄交馳。不交睫者七晝夜矣。而形神如舊。幸有平日之養耳。觀二先生言。則知養精神以防損耗。固學者之切務。色慾條已著其戒。而茲復以報親提示之。何其嚴悚也。○劉元城曰。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母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陳瓘曰。公生平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又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翼朝精神如故。

五十過揚親一短○奉養父母不務勤儉以致甘旨有

闕。發明帝王平治之理。首重勤儉二字。矧士庶之治家乎。是以務此者爲功。違此者卽記過。詳見于格中。茲特爲事親而重其責備焉。雖僅就養生言。要之送死之責。恒多不克盡者。皆由平時不勤儉而然。孟子舉不孝之條。曰惰其四肢。此不勤者也。曰從耳目之欲。此不儉者也。曰博奕好飲酒。此不勤不儉兼之者也。孝經論庶人之孝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正示人以務勤務儉也。訓誠昭然。寧待功過格而後知其不可乎。○黃見侯嘗有四字歌。語極淺顯。勸人最爲易入。歌曰。貪吃懶做。上天最怒。耗損王朝。毫無補助。世盡是人。萬事墮墮。卽爲身謀。衣食安措。藉非祖遺。曷免凍餓。先世辛勤。竟忘思

慕。恃其蓄積。逸樂無度。豈知福分。冥冥有數。享川易盡。難保如故。祇快目前。不圖遲暮。一旦貧窮。父母莫顧。生養多闕。死後暴露。不孝之罪。莫可逃躲。兼之妻子。或號或訴。仰而求人。累積逋負。貧極無恥。漸遠正路。見財思攫。見富起妬。喪盡良心。那記功過。明則詐人。暗則盜竊。苟且謀生。重爲世禍。挨厥由來。貪懶自誤。所以游民。聖王深惡。立法教誡。各勤本務。苟不遵者。罰去罰布。愛民實深。豈輕督過。治亂攸關。匪爲細故。稱曰良民。斷無怠惰。物力艱難。敢不愛護。惰復兼後。身家必破。卽使君子。遇窮能固已。身何惜。父母受苦。苟有孝心。宜知儆悟。○陳弁山曰。富貴家平時不勤儉。迨其後也。常有不克葬親之患。兼或不能延師教子。以玷先澤。是皆關係士節。此豪奢所以斷不可也。至于貧者養親。不勤宜戒。固不待言。不儉宜戒。人

每不察。蓋既貧矣。何從爲奢。自恕者。竟謂可免此矣。而不知其不然也。按論語註。儉。節制也。以節制二字。替儉字。則不儉之過。貧者正多不免。如偶得一甘旨。專以奉親。可二三餐。已與妻子分食之。便減親之食。夫茅容不敢分親饌。以肅賓。况自己敢攫食乎。則口腹不可不加意節制也。衣服器用。苟且自安。畢竟少留養親之地。必求完備。復求華美。便不足于瞻親。則一切服用。不可不加意節制也。諸凡作事。隨人步趨。務爲飾觀。自不免于繁費。婚嫁交際等。且置勿論。但就孝親而言。棄產搗逋。以舉祝壽俗禮。孰若節省此費。以供平時甘旨之爲有益也。又如送死之時。盛作佛事。以炫耀耳目。廣受弔奠。以誇示交遊。孰若節省此費。以盡誠于棺斂之爲有益也。○許蔚梅曰。士農工商。無不自食其力者。皆爲卿相。勤勞職事。以享天

精。亦爲自食其力。供養父母。非其力之所出者。不可不肯勤儉。將必希非分之得。以奉親。母論其不可得。就使可得。而日致三牲之養。正未敢許其孝也。孔子有云。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祿。養之大也。夫患菽水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祿耻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養而必歸之于義。則養親者。可不務勤儉以自食其力乎。

◎親疾病。醫治不盡心竭力。

增註或惜財。或忽意。皆謂之不盡心竭力。抑雖延醫奉藥。祈天禱祝。不怕困瘁。而或防慮不周。不密戢家人料理曲當。至動父母順恚憂惶。是亦盡心竭力之未盡善也。雖其過有間。是亦當減折記之。**徵事**蕭獻明母病瘋。獻明晝夜祈禱。時天寒。淚下成冰。如筋。額叩出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

夫人病劇。明纔受之。忽不見。以奉母。函中惟百三寸
緝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卽平復。○瞿嗣興字華卿。
常熟人。天性純孝。母患癰。癰潰當長夏。臭穢不可近。
華卿燻湯洗滌。執扇驅蚊蚋。靡晝夜。至月餘。乃休。既
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割股可
療法。祝刀於天。俟刀躍方可用。華卿頓額流血。刀弗
動。華卿情迫切。強取刀割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
五日。忽盡啖之。氣消如失。一口母思芟食。時芟始花。
華卿求諸市。不獲。凡川有芟者。解衣入水。覆其葉。覓
之。雙脰皆赤。腫華卿號呼曰。神明不相我乎。俄得三
芟。水中人以爲精誠所感云。子莊亦克盡孝道。洪武
初。擢禮部員外郎。與宋太史濂同官。宋太史爲叙其
父事如此。○陶明元諱煜。弱冠事元武神。甚謹。母病
心痛。則拍張跳躅。齧牀簀衾褥。號斗以紓苦楚。歲瀕

死者六七發。醫莫能愈。明元每指心醫。召以代母痛。
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神前。曰。封股割肝。非先王
禮。在法當禁。煜非不知也。今事急矣。敢犯死。取一鬻
爲湯劑。神爾有靈。疾庶其瘳。禱畢。卽引刀自割。忽有
二童自外跳入。叱曰。毋自損。我天醫也。明元大駭。伏
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書數字於几面。擲筆。二童忽
仆地。隨呼家人救之。嚙以水。良久。蘇。乃鄰兒也。叩之
無所知焉。視其所書藥方也。明元私喜。此必神所賜。
吾母其瘳矣。卽如方治之。藥甫及口。而痛已失。終母
身不再舉。**廣義**親疾時。延醫用藥。尤要緊事。嘗聞之
程子曰。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于此切
不可苟徇情面。一味之誤。殺命有餘。爲孝子者。其慎
也。○**在外聞親疾不速歸**。徵事徐一鵬。字季祥。郵人
也。至孝。食貧。授徒海濱。一夕

感異夢覺語主人曰吾父始有恙急馳歸夜過阿育王嶺遇虎當道季祥視曰吾爲父疾馳歸卽廟虎口吾何怖焉虎反顧曳尾而去歸家父果病昏季祥至則忽蘓曰兒適歸將無道遇虎乎予頃夢入公署見緋衣人曰爾數當終爾子純孝格天虎且避不敢前今特延爾壽一紀矣○唐瞻居母喪時父游瀘南夜半蹴弟庚曰吾嬰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有他乎吾心動矣汝奉母奠吾趨瀘南黎明起僦舟過江漲舟不敢動瞻徬徨流涕遇一漁艇許以倍值連夜行二日半至瀘父果病甚見瞻大驚詢知其故嘆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瞻具舟侍父歸居數日疾復作卒

○遇倉皇危難不

急顧親

徵事趙咨少孤有孝行盜嘗夜劫咨恐母驚迎盜白曰母老且病幸將軍勿震驚妻子物

一無吝在將軍取之惟祈少置衣糧以給老母盜慚謝而去○錢鎖字可大幼孤元末紅巾盜起奉其祖及母崎嶇以避之祖爲盜所縛可大聞卽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可大訴不已祖亦哀訴無子惟此一孫耳兩人爭相代死情極悲慘賊憐其義因而釋之時母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姑卽自出迎謂賊曰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卽解其姑縛縛張氏張氏且行且睥睨其姑俟既行遠卽罵賊不肯行遂死之明興子遂志登進士第封贈有加禮焉○陳榮母雙目失明十年百藥罔療忽聞舌舐可愈目疾爲之日舐數十遍母一朝豁然開視又鄰火及廬榮從外奔救抱母號呼須臾風返母得無恙又郡城水災人民漂沒榮與母兩地隨流各附一木達岸卒遇其母郡守夜夢神告

次午有孝子附舟郡守艤舟待至日中一木冲岸親之則陳榮也郡守驚詰曰何以孝遽動天榮曰予何知孝惟不敢忘母而已

◎先世清白因貧辱行

增註謂甘為僕隸下人及誦人

取悅罔恤品節也若先世係名門望族有此不肯于孫使旁人訕笑辱及祖宗應加倍論

三十過見親有大過不善巧勸化

發明顏光衷曰要父母兄弟從天理上行

此是好意亦不可肚腸太急着手太重太重則執而不轉矣化人者先化其心其子至親尤所重云增註謹按白文有兩層義先有不勸化一層此為漠視其親再有不善巧一層此為愛其親而不淡于學問論情則不勸化之罪大論勢則不善巧之禍深儘有以好意而父子賊恩自詒伊戚顏先生之言不可不體

◎白髮在堂輕白遠出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

味也乎予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真西山曰古之事親者不一日違其親之側故凡問衣煥寒抑搔病癢視膳奉席之事皆躬為之惟其從政也迫于王事故陟岵鳴羽諸詩幽憂憤嘆甚者呼天以自慙焉後世之士無王事之迫乃或浮游客寄其說曰吾將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吁事親之日有涯而外物去來不可必也每讀斯語足令游子悽魂征人感泣而凡在家者亦宜勉矣徵事有荀仙姑者嘉靖時人談休咎若券後求者眾遂為隱語第勸人為善丁太學將謁邀問仙姑姑不應太學強求指迷仙姑曰不必問我君家堂上人齒高矣即臚仕可唾棄矧貴郎最爾太學竟謁邀領郡幕聞計匿

焉買舟之任不數里怪風起一家六口皆溺焉○洪
浩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曰太學
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
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蘓子印篋中猶有老萊衣
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即歸養
錢塘吳惺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
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
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
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泣然敬夫卒而惺
始以丁憂還家陳仲醇曰嗟乎世之宦游者多矣嗟
命千里親老不獲從甚則倚廬陟屺日窮心折終不
敢少露于賓客笑語及郵筒筆楮之間而子或浮沉
宦轍垂五載十載出而裾絕入而室虛者豈少也哉
則二詩可念也

附錄

雲南趙廷瑞讀書不第習青囊

出遊離家時兒重華僅七歲及重華年二十日夜欲
嗟呼號請路郵於郡大守而出作詩自誓不觀親顏
不歸少不諳父貌恐道逢不識乃榜其背曰萬里尋
親于是踰漢河而西禱之武當徧訪無迹瞥見山巖
之陰有字曰嘉靖四年十二月廿二日雲南趙廷瑞
至此華讀之慟哭亦尾而書曰萬曆六年十二月廿
二日雲南趙廷瑞之子重華尋父至此由南陽穎壽
東涉淮泗南抵金陵又不遇時仰天號慟夜夢元帝
鈎簾坐呼謂曰汝父猶未死既醒誌夢言復慟哭從
丹陽過毘陵窘甚行乞忽老僧杖錫而前曰汝胸何
物華出郵示僧僧笑曰汝父客無錫南禪寺中汝第
往明日過南禪遇一老翁心疑是父乃泣然哭訴翁
笑曰吾離家十七載遣兒僅七歲存亡未卜焉能到
此華遂出路郵示翁乃相携哭拜聞者皆泣下各贈

以銀資之還家。○吳璋，吳江人，少孤，年十歲，母陸氏，永樂年間奉例選入宮，隨親王分封廣東韶州。璋聞慷慨流涕，棄家訪母。舟中設觀音像禮拜，求見其母，誠心懇惻，泣聲淒慘。途中患痢，晝夜百起，昏憤中猶呼娘不置。及抵韶，而母又從吹封江西矣。從陸路往饒州，奔馳沙磧，兩足俱腫，卧野寺廊，有道人自言姓焦，取藥敷之，立愈。過嶺，遇黑蛇噬足，倒地復見焦道人，至以藥塗之，疼稍稍止。宿孤村，未曉行，遇大雪，憇古廟，忽又見焦道人來撫之，曰：「爲母忘軀，若是真鐵漢也。」出餅與啖，頓忘飢寒。至饒，訪知母在王府，啓本求見，不允。乃就府中賃一室，中書思親二字，大字傍帖云：「萬里尋親，歷百艱而無悔。」一朝見母，誓九死以何辭。後得請入見，母子養贍所，母已病篤，昏不知子。璋焚香籲天，剖股作糜以進，母乃漸甦，抱子痛哭。王聞

而賢之，召賜金帛，命扶母還。後生子洪孫，山俱官至刑部尚書，試觀孝子之求近其親，不憚艱勞困憊，異親之卽一見而惟恐不得，彼其用情如是，益可知遠出違親者之爲大過矣。

三十過

責怒抵觸

增註

一時失禮，卽讀書人往往有之。非謂諄諄不讓，致犯大不孝之條也。

附錄：庠生張某，夙有血疾，從當湖吳判官教，戒酒習坐功，能出神。久之，病愈，思酒，康熙辛亥初夏，集同道數人，劇飲，生已狂醉，猶留客不休。其母從屏後語，汝飲酒當思病日，客間引去，生憤憤起，逞醉威，觸其母仆地。天明睡醒，憤然不知，少頃，則嘔血數升下矣。諸友來候，俱入定出神，往見吳判官地下，判官搖手曰：「今大逆犯天條，不得復活矣。」生在床褥間，微聞此語，悔曰：「吾生平養親無他過，止因大醉故至此。」然負大

惡誠不如死諸友復入定求救判官曰地府聞其悔辭已寬限三日俾得理家事然終無活理竟死○

兄弟小釁不睦傷親心增註按兄弟條中已列二十過矣此因不友而兼責其不

孝焉○力有餘者不能加厚於兄弟姊妹隱怫親心徵

楊太史實卿有三妹許嫁士人懼二親將有憂離之苦乃市舍旁空地為屋三區別割產均給之以佐膳養雖一飯未嘗不在側朝夕團圓大得親心○趙善應丞相汝愚之父事親至孝嘗以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止之曰無為驚吾母也露坐達旦逆門啓而入家食貧諸弟未製衣不先製已製未服不服也一瓜果必相待共嘗也諸妹遠嫁者力致之與娛侍親側內外諸孫合聚且百小菜羹蔬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鄉里都為感化既卒少傅陳俊卿題其墓曰篤行趙君之墓

十過供養日私一飲食

增註薛公遠自戶部主事歷兵部尚書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

食不兼味室無嫠妾曰吾少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何子平為揚州從事月奉得白粲輒買脫粟人謂之曰利無幾何爾為子平日老母在東不得御精膳忍獨饗乎因泣下沾襟有饋餼鮮者可致致之不可致不受也除海虞令祿祇供養不以及妻子人疑其儉子平日本希祿以養親也豈為已利乎○郭原平傭賃以養親主人為設食食舍肉以父母不肉食不食也○馮梨奉父唯謹家貧食必備甘旨里人王鐸素重之延為塾師每有珍味梨輒不食○對親一疾鐸覺後必先遺其父然後饌梨梨始食

聲厲色

徵事 張義每旦必告天謝過。一夕被攝至冥

事。乃義少時因父責怒。張目反顧其父。以不孝之罪。不通懺悔故也。

◎生一怨言

徵事 明嘗

熟歸孝子鉞。字汝威。少喪母。父繼娶太倉娘。太倉娘既有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太倉娘輒索大杖與之。曰。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贍。每至飯熟時。太倉娘輒譏數孝子。不置。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乃得飽食。孝子累困頓。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歸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涕。鄰里無不憐之。父卒。太倉娘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傭身市中。以糊口。時私于其弟處。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太倉娘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迎母。母內自慙。

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太倉娘終身怵然。諸凡與孝子遊者。皆曰。吾未嘗見孝子言其母若何。則孝子之純誠。愈可欽也。

◎隱含一怒親念

增註 此亦指責

怒時言抵觸者形諸外。含怒者藏諸中也。夫當其責時。非至聖大賢。能信其無怒乎。必極力禁制之。方可免過。**徵事** 韓伯俞母性卞急。伯俞頻受母杖。一日因杖而泣。母曰。他日杖汝。汝常悅受。今日獨何故悲泣。伯俞曰。往者杖常痛。知母康健。今杖不痛。知母力衰。是以泣耳。人之有至性者。其異于常情若是。

◎居

喪未禫違禮。如易服聽樂。飲酒茹葷之類。一事為十。

赴試之類。一事為百過。**發明** 方遜志曰。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筦簞也。故枕

黃慕力過各

卷一 盡倫格

父母

昌

塊寢苦。因其心之不甘肥厚也。故啜菽飲水。因其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為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之能喪者寡矣。○司馬溫公曰。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如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飲酒食肉者。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宜擯四裔。無令汚染華夏。隋煬帝居文獻皇后喪。每朝必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肉鮮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襪裹而納之。至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豈

人猶以為異事。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覲然無愧。人亦恬不為怪。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敗。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宴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惟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又曰。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以為丈夫喪次。斬衰寢苦枕塊。不脫經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沉滯。坎坷終身。嫌疑之際。不可

不慎。又曰：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爲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張仲嘉曰：今多有爲嫁娶慶賀諸事，冒禁忘哀，釋服從吉者。而且公然於柬帖之中，直書從吉二字，因而華服宴飲，悖典禮，蔑王章，肆然無忌，真可痛哭流涕者矣。按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謂重喪雖至，練祥不與人羣立，旅行恐或言及他事，卽爲忘哀。若弔哭於人哀在彼，則忘我親哀在親，則弔爲詐僞矣。此所以爲虛也。吁！弔尚以爲不可，況儼然更易吉服而行慶賀之事乎？如萬不得已，遇有宜慶弔者，皆當遣人具書送禮，而身不與宴會之列，可也。○蕪氏鄉儀曰：凡三年之喪，除不得已，幹治家事外，終喪不可行慶弔。請謁聚會，若卒哭後，有甚不得已，事須至見

人者，可暫衣墨衰行之。事畢，反其喪服，甚不得已，如爲人聽訟，當入公府，或親戚間有患難，不可不親救卹之類，自餘請謁聚會之類，皆非所急，不行無害，或有未安，以書簡致意，人亦諒之。○駱子本曰：居喪，決無易服之禮，大不得已，則墨衰，決無赴燕之理。人召之燕，猶爲不知禮。況於燕客乎？**徵事**嘉靖庚子秋，湖廣通道縣庠生鄭文獻，以母喪旬日未闋，求應試，教諭宋尚恩不可，乃免父兄姻婭爲之懇請，宋拒之益力。文獻出怨言，宋曰：必不得已，須葬母，姑聽其去。然以予爲不知可也。文獻欣然出其柩，權厝城外，遂與族人鄭遂俱赴試。有楊登及鄧監生亦附舟，次辰州，訪一術者，善祿命，亦善相，謂文獻曰：子且夕奇禍至，宜亟歸。謂鄭遂曰：子禍亦奇，謂楊登平平，惟鄧監生可有功名。三人怒曰：俟我輩得意歸，當捧而辱之。時

鄭遂亦新喪偶未踰月卽繼娶娶未久卽起行舟宿常德堤曉星燦然惟黑雲如蓋覆桅上少頃暴雨大震拔舟中大桅而去人起視見空中木削如蝶百萬飛下鄭文獻鄭遂楊登俱震死鄧監生幸無恙楊登隨醒俄鄭遂亦醒聾其左耳半身黑鄭文獻竟死遍身如漆四肢綿軟若無骨者楊登鄭遂乃斂文獻屍徑歸鄧獨赴省得科顏光衷曰旬日之服所係若無多而此心之忘親欺君傷本根者大矣此等人皆不知功名自有分定故喪心爲之有從而解之曰父母暗中必自喜他赴試此真所謂邪說暴行無父無君者也

◎貧賤喪親不能盡志盡禮既得意遇吉慶榮華

惟知一已歡娛全無憶親之念

徵事寇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遊戲太

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稱鍾投之中足流血始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瘡痕輒哭爲學士時賜資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求一縑爲衾遂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慟哭竟日盡散金帛終身不畜財產○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無綿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顓宿衣悉袂布顓覆以卧具百年初不知旣覺引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爲感泣○姚伯華桐廬人年二十未娶事父母極孝遇元末兵亂奉二親隱聞原山中倉卒爲盜所迫投藁莽間散失不知所在明日盜稍退伯華遍野追求其親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云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慟絕復甦用二被裹父母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江至姚家山祖墳之右揆樹葉拚之徐川木椎空土饑寒無力

又慮他盜之窺覲也。晝伏夜作。二晝夜穴成。深可丈。負二骸殯于穴。仍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未幾。明興民各復業。伯華歸。即舊基而屋之。聘錢塘楊氏為婦。生三子。家業漸饒。伯華恨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至。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日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鑪。自泣。手持杖。畫灰。隱痛裂肺腑。淚傾注。灰盡濕不已。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嗚咽弗止。進飲食。輒推去。奉祭祀。執爵哀哀呼。父母如在膝下。時聞者無不感動。後三子生八孫。顯者曰。夔。吏部尚書。龍河南左叅政。子孫男女不下七百指。伯華壽七十餘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

五過阻親善

一言即計五過。增註按勸化條。人善為三過。而于父母則加重焉。蓋孝子立心以

聖賢期其身。即以聖賢望其親。假親有過。而無以使之順于理。孟夫子謂不可以為子。是則惟恐親之不為善也。乃親有善端。而率意阻之。其于愛親之心何居。宜其過之視平人而加重也。○違一義

方訓習為無益

明童希賜訓其子曰。汝服膺孝經。痛加修省。閱治心攝生之要。明天

人感應之理。一飲一食。勿傷天地之和。一言一動。勿違天地之正。一瞬一息。勿虛天地之光陰。以永無忝所生。無負我教。斯為孝矣。夫習為無益。則虛天地之光陰。違義方訓。則負父母之教。一舉而犯二大罪焉。其關於孝行者非淺也。○推諉一日供膳。徵事龍游徐氏兄弟

責力各

卷一

盡倫格

父母

民

一輪養母兄。貧甚。弟較兄稍裕。兄供母饘粥。不給輪。內尚缺二日。語母曰。食乏。且往弟家。少有來路。容當

補之。母往弟門。弟不納。曰：兄供未滿。母語以兄意。弟密令妻隱藏其飯。云：飯已食完。且曰：兄與我一様者。兄無我何能有母？特偏愛兄耳。兄可推出母。我何甘獨養母乎？母餓甚。哀求借碗飯充饑。堅拒不肯。母乃垂淚還行。未里許。雷電交作。雷神提飯置戶外。遂震其妻死於門。夫死於室。嗟乎！世人談及此等人。未有不怒髮衝冠者。然而身當供膳。恒不能無推諉之心。徐某所云。不甘獨養母。以今之世。何在不然也。○萬載縣有丐者。姓郭。左手及兩足皆反掌。于上止得右手。柱地擦人。遂名以郭擦。母老病風。弟病亦然。擦出丐養母及弟。如此者十八年。無怨。一日遇道人贈藥五丸。擦服之。手足即如常。夫擦有弟在焉。不強之以同丐。而獨盡力以養母。且養母而并養其弟。世之衣冠者。流聞此丐之風。而有不愧汗者乎？**附錄** 韋景駿

爲貴鄉令。有母訟其子不孝。景駿召其子諭曰：我不幸少孤。身仕而親不在。不能展我供養承歡之願。見人養親。輒自恨。終天不禁痛悼。今次幸叨任溫清。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淚隨言下。既而嗚咽失聲。母子感而皆泣。拜謝歸。極盡慈孝。爲鄉里稱異。○劉洵直總角時。父母相繼亡。號慟後絕。苦志篤學。誦書率至夜分。嘗一夕。族父聞哭聲甚哀。問故。曰：讀馬周傳。至其言少失父母。犬馬之養。無所施爲之悲。感不能自止。族父亦爲欷歔破涕。後登紹興二十一年第。**◎客一財物違親心**

顧昕幼喪父。事母至孝。以母疾不茹葷者十年。每鷄鳴起。衣冠率妻子詣母室。問所欲。五十年如一日。母老喪明。昕日夜號泣呼天。母目忽明。○唐贊明先生有孝順歌。節錄四首于此。一曰：謾把錢財穀米論。此

身亦是父娘身。如何毫髮能私得。你是雙親怎麼人。一日可嘆雙親手內貧。要穿要用懶求人。勸君六飯三茶外。還要供親數兩銀。一日要一分時討一分。誰人常有許多心。莫因親求分明說。作啞妝聾不做聲。一口謾道形容似去年。今年親已鬢毛斑。却思前面無多路。及早承歡向膝前。

三過親年老不堪強之任勞。三過。貧不能養。遂不顧

親。一日三過。朱泰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進。戒妻子。常候母。顏色。一日雞初鳴。入山。爲虎所攫。負之而去。泰已瞑眩。忽少醒。屬聲曰。虎爲暴食我。恨母無託。爾虎忽棄泰于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母持以泣。泰亦強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以金帛遺之。目爲虎殘。

○洪武間。鉤州張宗魯四歲失明。二十遭亂。負母路氏逃難。其妻扶掖以行。歲饑。賣卜以爲養。日給不足。妻採野菜以繼之。天下既定。奉母還鄉。竭力供養。母卒。仍求其前母吳氏沈氏曹氏遺骸。合葬父墓。禮部以聞。上曰。宗魯以瞽子而能行孝如此。命旌其門。○楊乙武進圩橋人。行乞養父母。所得食雖極饑不敢嘗。必先以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起舞。唱山歌以悅之。如是者十年。鄉人感其孝。與之金。僱爲傭。不受曰。吾親烏可一日離也。父母相繼死。乞得棺。脫已衣斂之。雖嚴寒赤身弗恤。葬于野。卽露宿棺傍。日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缺失。若而人者。莫有如其貧矣。艱難困悴之中。孳孳焉顧親之念不少釋。夫誰得以不能養自諉乎。○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然則人子之養親。豈在

平貧與不貧也。◎小事欺親。大事利已欺親。加十倍。發明。此條即感應篇所謂暗侮君親也。暗侮二字最微。此心稍有不可對君親者。便是人當時時淡省。不可忽也。徵事。顧熊至孝。父娶妾生子鍾愛之。熊每歲束修。悉以奉父。東家知其孝。至館日。即以一歲修金與之。曰。今日之銀。翁尚未知有田欲售。可買之。至秋成。可得租若干。熊曰。不可。豈忍為幾石米。以欺吾父哉。卒持獻其父。生子際明。少年登第。武康駱乾沙宗伯宦于京。巡鹽田直指其門人也。一日以院胥缺一名。為兩公子壽。公子以未有父命。辭直指笑慰之曰。此聊為兩世兄蔬果資。曾區區者而亦聞之老師乎。公子終不受。而分之戚黨不敢重違直指意也。噫。今之偽作父書以干澤。比比而是。如駱公子之敬凜父命。見利不欲。詎非難得哉。

◎一玩物私悅妻子不以奉親

附錄 疑此條即妻妾條所云順妻子廢孝

弟也。此為三過。而彼為十過。意者此就平居言。彼就有故言。當其兩下嫌疑。而我從中微有左袒之意。覺此為偶失。而彼為昧心。宜其罪重于此矣。附錄。留餘堂功過格。拈案子路見夫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思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嗟乎。讀子路之言。人子有不通身汗下者耶。夫父母得子極早。亦不過二三十歲。子能自家成立。手掙錢財。身登貴顯。極早亦必待二三十歲。然則為人父母者。等待子能養時。極好已是五六十歲人矣。譬如持短燭而行。長路奔趨。投店尚恐燭滅。况敢逍遙。

于中路。歲為人子者。擁妻抱子。飽食安眠。漏盡鷄鳴。同衾並枕。豈知堂上髮白眼暗之老人。又復刪除。一日耶妻子之年方少。享用之日正長。况妻可再續。子可再生。而生身父母。一去不復。上天下地。尋覓無門。危乎危哉。幸未及此。一則一喜。一則以懼。

一過事親祇循虛文於凡饑飽寒煖勞逸痛癢不能曲

意體悉調和

一日一過徵事宋任元受諱盡言事母至孝。母老多疾。未嘗離左右。思母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言稍多。或以憂喜稍過。于是朝暮候視。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也。時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幙。元受力辭曰。盡

言方專志事親。今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况能舍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晉劉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私怪之。審察不得。其情跪而問焉。王乃言其故。殷時年九歲。走至澤中。慟哭曰。殷罪黷淡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旬日違養。殷竊憂痛。皇天后土。願垂憫哀。聲不絕者半日。忽若有人云。止。殷止聲。收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一日夢神謂曰。西籬下有粟。掘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同郡張宣子以女妻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尚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

彌顯累官至太保錄尚書事。◎對親失敬。發明涼水家儀曰居閒

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吐喧呼于父母舅姑之

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徵陳繼字嗣初吳縣人生十月父亡母吳氏撫教之

貫穿經學人呼為陳五經奉母至孝有司上其事上使人廉之方隨母抱甕行灌餽僕甚恭母以壺漿予

之拜而後飲上大嘆異以為有禮。◎晨昏出入儀節不

謹。發明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皆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面。◎出言不和

婉。附錄子路問于孔子曰有人于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而無孝名何也孔子曰

意者身不敬歟詞不遜歟色不順歟。◎見親勞安然坐視。一事一過趙至蚤起

誦書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答曰自傷年幼不能即致榮華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知其必貴也

頻以稱于人。◎親有疾不躬侍湯藥而使婢僕代勞。一

人後果然。一過有萬不得已事則免。增註趙子事者亦須時刻在念寢食不寧乃見人子至性否則即為過矣。徵

李瓊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夜常十餘起母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求婢以侍我瓊曰凡母所欲不親

經手意如有失。○嘉靖壬戌興化城被寇惟一孝子得全孝子事親親病則不寐無養則不寐居喪則不

寐人號為三不寐。廣義榮陽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親躬親不可委之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

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

◎奉命怠惰致親怒

禮記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

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此奉呼喚之命也溫公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反命焉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收之此奉役使之命也

◎不愛親以道曲從違義

增此必指小節言若大過無論其不可從不

勸化已爲三十過矣

◎違親志不肯勤學

增一日一過此指習其事而不勤者若

一日毫無所事事則本身行誼已記一過違親志又一過焉

任敬臣

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

曰若何可以報母父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卒以成名官弘文館學士

附錄

樂羊子遠遊就師一

年來歸妻跪問故羊子曰久行懷歸無他也妻乃引刀趨機曰此織出自蠶繭成于機杼一絲而纍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疋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機乎羊子感其言遂還終學沈潛之年二十五卽廢學謀利其妻石氏最賢力諫不聽乃苦告翁姑曰新婦姑姊皆家爲士人妻今郎君不肯讀書令新婦歸寧羞見親戚願自備束脯乞爲擇師勉令就學不敢望其亨達但成一好秀才不辱門戶亦賢夫矣翁姑嘉納其言釋之由此厲志成學後五年登第愚觀近日膏粱子弟婚娶之後遂怠荒于學業雖有良師之訓益父母之責望無奈其志氣廢弛也已如此賢閭不少槩見暱歡蕩

心。耿耿之言。莫由入耳。曷所奮興乎。余故附錄此。以風勵之。

◎一事教導不留心。

增註曰。教導謂必宜從者。不留心已為過矣。若故不肯從。乃為忤逆。不在此限。

◎責怒時不

痛自內責

發明

古人云。天下無不是的父母。親有責

親念太別。謂但以親為當責。當怒而不思日後之何以不致親責。怒事親者。充類至此。則無往而不為孝也。**徵事**。鵲湖費宏為翰林時。與關中某同年對奕。爭勝戲批其頰。某不悅。公悔日往請罪。終不出。費封翁聞之大怒。乃封號一竹板。送至京邸。令公自扑。公持父書及竹板登其堂。白扑三次。某始出抱頭而哭。公訝問故。某曰。公尚有父督責我。求督責我者。不可得也。于是大慟。自此相好如初。意封翁教子可謂嚴矣。

而不違父訓。切於自責。如費公。誠人情所難至。

◎私

竊一微物

價值百錢以內。為一過。致互疑同室。指神呪罵。猶不自白。另加五十過。**徵事**。大業八

年。宜州城民皇甫遷。兄弟四人。惟遷不事生業。母嘗取錢置牀上。遷便偷去。母還覓錢不得。遂勘合家良賤。並云不知。母怒。悉加鞭撻。大小皆怨。未幾遷亡。其家猪生狔子。八月社至。賣與遠村社家。遂托夢于婦曰。我是汝夫。為盜取婆錢。枉及合家受拷。今我作猪償債。賣與社家。將欲殺我。汝何忍不贖我。婦初夢忽寤。仍未信之。復眠。其夢如初。因起告姑。姑曰。吾夢亦如之。遲明。令兄賣錢詣社官收贖之。後二年方死。鄰里皆能話其事。

◎婢僕為親所喜悅。因小失。於親前輕加言

罵致拂親心

徵事馮璵父有老婢病為奉湯藥如事所生或訐之璵曰吾父存時賴其周旋

忘之是忘吾父也吾豈忍哉

◎起一怨親念

發明推怨親之念所自生其端有二一則

苦于貽累一則傷于不慈庸下者流不安義命不知自責切切然多怨焉不知父母猶天天之生人賦予無私而豐嗇不齊或生而關官殘體蒙心塞竅等焉受形而獨不全乎為人亦可云天之貽累矣而敢怨乎或生于乞丐之家漁網之戶自幼而歷艱勞受凍餒抑或疾病痛楚以困之災祲刀兵以厄之等焉處世而獨不得以安享亦可云天之不慈矣而敢怨乎聖賢處憂患而倍凜修持則知孝子處不幸而益當自勉矣徒以嗟怨欲何為乎

徵事

張行婆者濰州人父為虎翼軍校生七歲繼母潛使僧鬻之給其父云

亡矣父哭之失明而行婆鬻泗州士族為媵故在也後二十年與父遇於主家之門識之抱而哭遂辭主與父歸主故愛其恪勤聽焉既歸父欲逐繼母行婆曰兒非母不得入貴人家兒歸而母逐其安乎父乃止後父卒事繼母益謹母老不能行負之行後嫁為王祐妻事載史傳○山陰王遂東先生作瞿孝子傳孝子父小田仇家以侵根事誣之因坐論戍繫金陵家產悉輸入官孝子兄以憂怖死時孝子年十六裹根經握匍匐赴金陵鳴父冤急不可卒白會獄疫死者過半孝子度父疫篤非酒不起顧時嚴酒禁乃持壺走公庭號泣願受笞吏心憐弛禁孝子草窳狀偏投撫按道府諸當事所至必哀號嗚咽動左右終莫能白久之巡方李公初按臨舟衛戒嚴孝子徒步冒雪逐舟行且呼且哭至夜力竭嘔血仆雪中幾死已

而聞鷄聲復驚起追及啼呼如故至曉氣盡復仆巡方親見之知有冤遣人納其揭以薑湯甦之因廉知誣狀釋孝子父自繫獄至得釋閱十餘年孝子備歷艱苦殫血竭誠卒白父冤歸里無尺椽寸產始則力耕繼乃事貿易為菽水歡未嘗一日怠也三十後始娶家稍饒甘旨浸備事父益謹偶有不懌必長跪請或時携幼子摩弄嬉笑以娛其前自出獄至父沒又三十餘年孝子亦漸老依膝下如嬰兒承意觀色惟恐不至父嘗嘆曰吾亦可以已矣吾跼踖獄中豈望有此哉喪葬盡哀盡禮里巷有不悅于父母者必稱述孝子以媿之孝子名光位字明岩華亭人遂東先生為華亭教諭作傳以遺其子孫謹節錄之同張行婆事告天下之以貽累為怨者○韓魏公曰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獨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此古

今所以稱大舜也方正學四箴其一為父母言也箴

曰子孝寬父心斯言誠為確不患父不慈子賢親自

樂父母天地心大小無厚薄大舜日夔夔瞽瞍亦允

若先賢各論衆矣謹錄此二則告天下之以不慈為

怨者○**腹誹父母**一事一過太原諸生王用事

者孝謹稱一夕用予夢至帝前諭之曰功名至秘念汝

至誠十餘年如一日為汝析之汝註上榜鄉科因汝

生平遇神前輒求功名如意妻楊氏白頭相保孀母

在堂並未祈佑一語以此連兩科在下榜五十二名

用予問命麟命查之云命麟應得一科因事親用腹

誹法故斥之用予問何謂腹誹曰父母言語舉動麟

心輒不謂然但勉強順之真性日漓偽心

相與視親如路人最擾神怒子須慎之○**有事出**

外。不思念在堂父母。

一日一過徵事劉璠少孤事母至孝。每出外。繫念其母。不忘。後

以事往淮南。母居建康。遘疾。璠求之。知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報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而復蘇。當身痛之辰。即叩死之。曰。孝子之于其親。相關切如此。

附錄

上海蔡琴宦諱懋廉。有少年姪善。亂仙。萬曆

壬寅歲。一夕。請仙。關真君降壇。書曰。子來年癸卯必發。上帝以子孝。在方寸。各次七十七名。次年以錄遺

入闈。中式名。次果不爽。

○遇一甘旨及歡樂處。不思親。

指出外

所遇。故日記一過。若在自己家中。而忘親。則大不孝矣。嘗讀沈龍江先生語。令人毛骨悚然。曰。世俗有父子異居者。亦有同居異爨者。猶不思我之身。父母之身也。乃思分爾我。析七筭。各食其食。各享其有。如路

人然。可乎。不可乎。假使我當食時。親猶未食。我能下咽耶。親當食時。不知肯否。于心豈安耶。夫妻以秦晉而同牢。父母屬毛裏。而互異根本之地。薄已如此。更有何處可與人同。此雖習俗相沿。不可視為細故也。

附錄

唐贊明激勸歌。有曰。父借茶鹽。子不賒。各人各自辦生涯。從今識破。人間事。父子原來是兩家。歌特

甚其詞。要與沈先生言同意也。

○母難日。不思親。

縱酒快樂者加五倍發明稱大孝曰

終身孺慕。孺慕者。無刻不念及也。偶然觸發。有動于中。自不容已。況于母難日乎。于此而不思。則已忘此身所自來。其所以孝于親者。亦無幾矣。**徵事**唐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趙公善應。生辰必哭於廟。元北麓處士李自華嘗以不得終養二親。遇初度日。號慟抵暮。家人不忍見。因諱言之。程子嘗言。人無父母。生日當倍哀痛。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朱子亦謂須以忌日處之。**附錄**唐先生親恩歌數首。試為忘親者朗吟一過。能不惻然生感動。其孝思歌曰。我今未說淚先零。難報爺娘養育恩。自是斷腸談不得。斷腸談與眾人聽。○惟有懷胎受折磨。百般魔障好難駢。莫言產育無凶吉。生死須臾可奈何。○肚裏如今痛得慌。叫人為我簡衣裳。千生萬死都難算。只靠神天做主張。○生下兒來血奔心。牙關緊閉眼翻生。直從剪下胞衣後。再過三朝纔是人。○尿尿時常撒滿身。腥臊臭穢不堪聞。却無半點嫌憎意。洗換頻番劇苦辛。○聽得娃兒

哭一聲。翻身就把手來擎。想他歲半週年內。一覺何曾睡得成。○大雪紛紛臘月天。餵頭餵臉把兒眠。只因嫻是孩兒吃。徹夜開胸在外邊。○聽得孩兒出痘瘡。登時嚇得眼翻黃。一從放出標來後。盡日何曾喫米湯。○磕箇頭來上炷香。聲聲只叫痘娘娘。若還叫得娘娘應。何怕頭穿出腦漿。○幸得兒生兩歲零。依檯傍枕自能行。只愁跌破頭和面。掛肚牽腸不放心。○生得孩兒性氣歪。任他情性使將來。如何父母偏憐愛。還說乖乖這樣乖。○兒今頭髮已披肩。轉眼成人在面前。痛殺親心難割捨。不能長在膝頭邊。○縱然賺得幾文錢。受怕擔憂苦萬千。不是為兒還為女。自家吃得許多田。○娘看爺來爺看娘。為何終日臉焦黃。只因兒女將婚嫁。相對愁眉做一房。○寸寸絲絲總是思。誰能描得半毫真。夢我縱使能描盡。只好

依稀八九分

◎忌日無哀慕心

發明 李亦人曰。禮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

人子過此日。則宜追思景慕。哀痛迫切。而不容已者。故齋戒沐浴。素服黻巾。不飲酒茹葷。寄宿于外。凡弔喪問疾。一切之事。皆不可預。以盡思親之誠。故曰。忌日不樂。非不祥也。言夫此日。志有所至。而不敢有所私也。**徵事** 劉師貞少年失母。及長。不記容狀。至忌辰。終日涕泣。追慕廢寢食。忽夢見母狀。及覺。哀號乃刻木爲像。敬事如生。每有時新之物。必先薦之。而後食。◎跬步不謹。致有損傷。**徵事**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答曰。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跬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余忘孝之道。

余是以有憂色也。

◎臨疾不慎

廣義 慎疾。其淺而易明者。在節食避風。戒忿。戒慾。戒憂。戒

勞。故有謂病中宜常看善書。則忿慾之患自息。有謂宜常與人蕭散。則憂勞之患自除。有謂宜學調氣坐功術。則風食之患可免。而其精要尤無如治心兩字。黃陶菴先生吾師錄特著却病一條曰。宋李叟九河公語錄云。叟苦病。既瘳。請謁公曰。子于病中曾會得移心法否。叟對未也。公曰。人能于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慎之。靜之。自愈。金史楊雲翼嘗患風痺。得稍愈。哀宗問愈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余謂此真刀圭之最良者也。未病時得此。可以不病。已病時得此。可以愈病。余昔在雲間大病。四體如炙。此心頗覺忙亂。因而自問曰。如果此病不起。只索委順。忙亂無益也。遂一念不動。至晚汗下如

雨病竟痊。○郭伯康多病遇神人授一衛生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郭用其言康強幾百歲。◎遇有爭忿不能禁抑任性忘

親。極小事為一過。因而構成禍患。以危父母。為五十

過。

增註

愚按此條當先知本過。此又于事親上加

記者。所謂本過一則在行誼條曰。逞一小忿。一則在交接條曰。小譽可耐不耐。遽成一訟。至于構成禍患

皆從極小處啓之。不可不慎也。

附錄

胡文定曰。性猶

火也。方發之初。滅之甚易。既炎則焚。山燎原不可撲

滅矣。○避生八牋曰。心上有刃。君子以含忍成德。川下有火。小人以忿怒災身。

◎父母賜書

當坐臥時或南面立拆看。

一次一過。徵事顧慚每得父書必整衣冠跪拜讀之。

每句應諾畢復拜若父有疾問至則臨書垂泣語便鳴咽至誠盡孝之人如是。

◎貧人有父

母在堂不竭力奉養喜行布施及一切好名事

費百錢為

一過。若偶遇急難惻隱之心萬不得已而費錢者非

過。

發非彌勒偈曰。堂上有佛二尊。懊惱世人不識。不

用金彩裝成。非是旃檀雕刻。即今現在雙親。就是釋迦彌勒。若能誠敬得他。何用別求功德。佛典又曰。人

不先供養父母而布施者。是名惡人。釋家有此等論

淡足觀也。

徵事

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

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太和楊黼辭親入蜀。訪無

際大士。途遇老僧。僧問何往。黼曰。訪無際。僧曰。見無

際。不見佛。黼問佛安在。僧曰。汝但歸。遇有穿某色衣

著某色履者。即是也。黼遂回。一日抵家叩門。已昏暮

真意力過各

卷一盡倫格

父母

定

矣。其母披衣倒屣出戶。正與老僧所言。衣履顏色。一相合。輔驚悟。自此竭力敬親。手註孝經數萬言。硯。將乾。欲下取水。硯池已盈。人以爲孝感所致焉。

伯叔 盡倫之二。○受恩師及母之兄弟妻之父母。

伯叔 俱參此條。總論表氏世範曰。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父。其妻謂之伯母叔母。蓋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亦謂奉承報孝。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甚遠也。故幼無父母者。苟有伯叔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於無所歸。此聖王制禮立法之本意。**廣義** 旁註推及於師生之誼。不曰受業師而曰受恩師。其意精矣。天下有名爲師而毫無恩誼教益者。是所謂餽毀之徒。不幸而拜承下

風。豈殊於途人也哉。非是之類。又當視其恩之淺深。張子有云。師無定體。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與天地父母並尊。則視伯叔而更重矣。有如是之爲師者。其容不以子之事親者以事之也。若夫母舅之次於伯叔。妻父母之次於母舅。遞而降焉。雖淺夫皆能道之。然就其間。亦有恩誼之各別。使母舅而不仁之甚。譬視夫我父我母焉。則其分雖定。其義可絕。又非等於伯叔之連枝共氣。雖無道而不可疎棄也。妻之父母。服不過緦。似乎輕矣。然而恩德所及。有終身沾被之而不可既。或同於父之養育。或同於師之造就。此又不可以服論。我嘗聞諸先賢。謂服盡而情不盡。亦當心喪擬父母可也。循其分之自然。準其情之獨至。蓋寧過

於厚無失於薄。是所望於敦倫盡誠之君子。

一功 致敬盡養

一日一功

徵事

崔孝芬有叔既沒與其弟孝暉奉叔母李氏如奉所生旦夕溫

清出入啓觀家事巨細一以咨每兄弟出獲尺寸以上皆入李庫四時分資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鄉邦稱焉。○柳仲郢父既卒事叔父公權如事父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出遇公權於路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過乃上馬公權暮歸必束帶迎候於馬前公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故少貶也。○

侍疾如所生

一日一功

徵事

能十日不忘另加十功。○

生伯老無子鐸爲買妾遺腹生一男愛護保惜中夜審察不敢安寢弟有疾每夜哀禱北辰日吾父子可

去其一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弟疾果愈愚按格中語此條尤難必若扈君之至性方能盡之故誌其事於

此。

◎求順其心不吝財物

值百錢一功

徵事

燕泰肅王輕施厚費常預借料錢多至數歲仁宗詔給者屢矣御史沈邈謂不可以常典奉無厭之求上曰御史誤矣太宗子八人今惟王耳先帝之弟朕之叔父也每恨不能盡天下以爲養數歲之祿何足計焉。○

一事教導

三功

一事責怒順受

◎代受一勞苦

◎承一非禮之命

不曲從不直拒能委婉爲辭愛尊長以德。

十功 忍受一難忍。◎一事有違倫理委曲勸諫使之悅
懌見從。

二十功 守一正訓處變不違。附錄 楊惠元為神策將軍
德宗發京西兵戍關東親

御望春樓宴勞之神策將士獨不飲上使詰之惠元
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
名凱旋之日相與為歡苟未捷勿飲酒故不敢奉詔
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餅饌不發卑幼
奉尊長教戒。○服喪至誠盡禮不徒飾耳目。徵事何
叔度晉
時為尚書姨與母情愛甚篤母卒奉姨若所生姨亡
期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朝

望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下自料理流涕對之公事
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期年之後哀慕不輟人服其
純行。附錄 吳臨川曰喪禮制為斬齊功總之服者其
文也不飲酒食肉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
之以文是謂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
服等耳。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
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無隆古之道也朱
子曰聖王不定師生服從其恩自為隆殺故曰心喪
翁賓僭僭父翁常
服以總心喪如師。

三十功 遇急難盡心出力。出財則
另記功。

五十功 代為貧乏從兄弟喪葬至誠盡心力。論錢記功
外另加五

十功

百功既長為之嗣誠敬心無異所生。逐事記功外另加百功。

三百功見惡於伯叔能積誠感動。

三百過視急難可出力者巧為規避。徵事正統時李時勉為祭酒抑奔競

別賢否隨才造就恩義兼盡為王振所害枷於監前諸生皆伏闕薊州石大用獨請代罪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時勉年老風疾况值炎熱死亡無日乞容臣代枷以全師生恩義上併釋之由是知名是秋中式遂銓戶部主事○宋喻南疆從陳亮遊時當路欲排善類指亮為根非法煨煉門人不敢出言南疆請責

同門謂陳先生無辜蒙罪吾曹為弟子影響昧昧是得為人類乎卒為白其冤○漢郭亮從李固學固忤梁冀被誅戒收屍者同罪亮時未冠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守喪太后聞而憐之觀此三事足令巧為規避者愧死

百過貧乏無養不顧。富厚有餘者加倍。

五十過忘莫大殺戮讐怨可報不報。

三十過遇喪葬力能捐助勉強不肯為。◎藏一怨不忘。

增註此必其甚難忘者然已不免於過矣若可忘者而不忘則加倍記過

十過 見大過不婉勸

○小事抵觸

若故出惡言忿爭者加倍論

伯叔

苛責無道不能無咎亦宜和婉其辭不可自蹈抵觸之過

○播揚一惡

人不知而播之者加

五倍○以上處從伯叔及母兄弟妻父母俱減半論過惟報仇一條只主伯叔

五過 遇規勸恚怒

徵事

唐彬已為諸生從章瑄學嘗令作經義作色令改重進復拒如是者

三至擲地而彬容色自若瑄乃曰此子可教也後與瑄鄉會同榜官至御史觀此則知恚怒之不可矣

◎代任小事不盡心

徇私誤事者加倍若於財上苟行另論錢記過

◎雖

逆加不恬受致忿形於色

發明即不形諸色而內念微有忿之之意猶為德性

未純當其時也惟自思曰此吾父之鴈行也則益務婉其容愉其色不特盡弟之道亦以盡孝之心是以上文許記十功重嘉之也

三過 聞病不候

○善言不聽

一過 褻狎不敬

一事一過發明此即感應篇所謂慢其先生也宋游酢楊時在伊川先生門一

日進見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不去既覺門外雪淡尺許毫無怠容執禮愈謹侍師如此則待伯叔可知○施鄰溪可大年六十餘鬚髮皓然矣與客對坐時有族叔在襖襟中乳母抱而過焉鄰溪忽立客問故荅曰家叔抱過成弘間人物淡於詩禮如此鍾祥毓秀曾孫連登科甲者三人

◎背後一

稱道名號

當面一爾汝稱者全徵事朱子曰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成子弟皆有法度羣

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

言父黨交游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

◎客一財物違其心◎年老

不堪強之任勞

一日一過增註指供養日言

◎年老殘疾生一厭

薄心

一念一過

◎一二月不晤不一念

增註遠則念近則便宜候矣

重病可憐虛文候視漠無關情◎服喪衣冠如常

一次

一過若大違禮度加十倍發明按律期親尊長喪如喪制未終釋服從吉忘哀作樂及參預筵宴者杖六

十朱子集居喪之則謂期喪未卒哭當如三年之喪已卒哭有不得已事則衣墨衰行之或可已者亦不必出在家受弔接賓客皆衣喪服即功總等服決不容有行慶禮及召人赴人酒食之事其簡端題曰喪禮備有諸經五服制度著於令甲釋服作樂律有明刑近世居喪或輕或重或服或不居處飲食出入之節都無所變衰麻月數雖有差等殆成空文遠則棄先王之禮經近則犯本朝之法令

兄弟

盡倫之三總論許魯齋曰兄弟同受父母一氣所生者也今人不明理義悖逆天性生雖

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踈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為死怨豈知

兄弟之義哉○顏氏家訓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

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其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惟友悌淡至不為旁人之所移者免夫○胡振安曰吾邑節孝朱先生曰人家兄弟常作二想則無不為友兄恭弟矣二想者何當養生送死時應作譬如父母少生一子想當析產授業時應作譬如父母多生一子想此真至論也獨今人以兄弟多人之故而於為父母用財則互相推諉當為者不為至使父母生失養死不葬而不顧及受父母之財則互相爭競不當為者亦為往往富者破家貧者愈貧而亦不顧噫當父母生子時多生一子則多增一喜懷謂蕃衍之可慶也今

若此則是多生一子即增一禍害不如不生之為愈也言及此其亦可痛也夫抑又有情意疎落兄弟經年會面亦稀者此則雖無兄弟之患而鮮兄弟之樂吾亦甚為惜之邵康節先生孝悌歌十首一曰子養親兮弟敬哥休殘骨肉起風波劬勞恩重須當報手足情淡最要和公藝同居今古罕田真共處子孫多如斯遐迩皆稱美子養親兮弟敬哥二曰子養親兮弟敬哥怡聲下氣要謙和難兄難弟名偏重賢子賢孫貴自多負米尚能為薄養讀書寧不濯高科仲由陳紀皆如此子養親兮弟敬哥三曰子養親兮弟敬哥訓賢妯娌事翁婆好遵孟母三遷教須讀張公百忍歌孝友睦婣兼任恤智仁聖義與中和當時曾子同楊播子養親兮弟敬哥四曰子養親兮弟敬哥天時地利與

人和莫言世事常如此。堪嘆人生有幾何。蒲眼繁華何足貴。一家安樂值錢多。奇哉讓果與懷橘。子養親兮弟敬哥。五日子養親兮弟敬哥。光陰過去疾如梭。庭闈樂處兒孫樂。兄弟和時妯娌和。孝弟傳家名不朽。金銀滿櫃富如何。要知美譽傳今古。子養親兮弟敬哥。六日子養親兮弟敬哥。晨昏定省莫蹉跎。一門孝友真難得。百歲光陰最易過。和樂且耽宜自翕。彝倫攸叙在謙和。斑衣舞罷填簾奏。子養親兮弟敬哥。七日子養親兮弟敬哥。丈夫休聽室人唆。眼前金帛母嫌少。膝下兒孫不厭多。但得家和貧也好。若教不義富如何。毛韓孝友垂青史。子養親兮弟敬哥。八日子養親兮弟敬哥。休傷和氣忿爭多。偏生嫉妬偏艱窘。暗積私房暗折磨。不孝自然生忤逆。無仁定是出妖魔。但聞孝弟

傳千古。子養親兮弟敬哥。九日子養親兮弟敬哥。莫因微物遽傷和。黃金櫃內休嫌少。陰陽冥中要積多。私曲豈如公道好。剛強無奈善柔何。古今簡策多名譽。子養親兮弟敬哥。十日子養親兮弟敬哥。吁嗟分析聽搬唆。囊中財物他嫌少。祖上田園你要多。夫婦眼前雖快樂。兒孫日後恐消磨。何如孝弟推鄉黨。子養親兮弟敬哥。

一功 一日敬兄愛弟推逸任勞

侍疾晝夜無少怠者同

甘。一日之間。爲端非一。總而計之。止記一功。疑不當如是之輕也。及讀交接條。凡抑已讓人處。纖細爲功。而有註云。除事親外。待伯叔兄弟俱同論。則知一事一節。詳於交接條中。此特於兄弟畧舉其端焉耳。讀

是格者。固貴於求之也。**漢**姜肱博通五經。名重公卿間。與二仲友愛天至。寢嘗同被。夜俱詣郡。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憐愛之。又未娶。願以身贖弟。仲曰。兄年德在前。為家寶。為國俊。願受戮。全兄。盜乃劫其衣服而去。既抵郡。郡人見肱無衣被。問故。肱託以他事。終不言。盜聞感悔。請肱叩頭謝。還所掠物。臨難而推任若斯。平時何難自勉也。○隋房景伯少喪父。以孝聞。貧傭書以供養。因涉獵書史。弟景先幼不能遣從師。母授之毛詩曲禮。景先年十二。自請其母曰。豈可使兄傭賃供景先學乎。請自備得衣。然後學。景伯哀其少。不許。力請乃許之。已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晝樵蘇。夜誦經史。遂通贍為名家。事伯如事父。出告反面。晨昏參候。側立移時。伯危坐。與相敬如賓。伯寢疾。弟侍湯藥。衣不解帶。容為毀瘁。季弟景遠

性小急。然事二兄至謹。撫兄孤甚恩。不替其家風。幼弟亡。伯仲蔬食終喪。期不御內。鄉人為之語曰。有禮有義。房家兄弟居常共處。盡當以為法焉。◎**一家事已不能為兄弟任之**

常抱不安

一念一功。**南**金家。事覺詔御史捕按。南金弟趙璧自

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御史怪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驚。上狀。帝皆宥之。余於此事。深嘆其推重兄之能辦。而愧恨已之無益。此一念也。豈待爭死之日而後有之。其平時之輾轉不自釋也。固已久矣。故臨事而自輕其死也。兄弟之間。正貴其不忘此念。則格中所云。敬兄愛弟。推逸任勞。安有不至哉。○施邦顯因弟邦直會試北上。已亦以省祭謁選。邦直與嚴

溪亭爲友。素重嚴。邀之同赴公車。凡經營舟車飲饌。悉邦顯爲料理。不擾弟心。而推弟敬愛。并不費嚴公一文也。一日嚴公食少減。邦顯夜思其故。曰。想無羹。卽令庖者具羹。公果啜羹加餐。邦顯喜動顏色。又一日遣伴回。已復開門。伏枕而泣。邦直驚告其友曰。吾兄泣何也。友入問。邦顯拭淚告曰。無他。頃作家書囑付弟。偉經紀家事。因思弟年未及冠。正須從師讀書。遇節日放假。與羣從歌笑宴樂。其事也。今吾侃弟大事。不可已者。吾螻蟻異塗。顧亦拋家遠出。而以勞事昇之。吾是以悲焉。吾其歸矣。倪汝遷曰。呼。凡人子養親。視食多寡爲憂喜。亦可謂孝矣。而邦顯於鄉先生。乃爾其尊賢之誠何如耶。家事委弟。不爲甚苦。而至於泣下。其友愛之篤又何如耶。

十功容忍一過不聽婦僕謔言

待兄弟之子同徵事周

酒仰燦爲生。兄醉歐燦。鄰人不平而詈之。燦怒曰。兄未歐我。如何離間我骨肉也。司馬溫公嘗書其事以

誠人。○視兄弟及兄弟之子急難無異於已。凡可効力

心謀之。不憚勞苦。不惜錢財。事賴以濟。另加百功。

事宋太祖友愛太宗。數幸其第。太宗有疾。親爲灼艾。

太宗覺痛。帝亦取艾自灼。以分其痛。若此至情。方不

愧格中斯語。○齊攻魯至郊。見婦人携一子。抱一子。

衆逐之。乃棄所抱。取所携者抱而奔。逐得之。問抱者

誰。曰。兄之子。棄者誰。曰。已子也。軍至。妾不能兩全。故

棄所生而抱兄子。齊軍曰。子之於母。甚痛於心。何忍

棄乎。曰。吾夫尚存。可望生育。此孤兒。吾父兄止此一

綫存之以延宗祀。齊師曰：魯之婦人猶持節行，其可伐乎？撤軍而返。魯君聞之，賜束帛，號曰義姑。○至正壬辰，黃州妖賊自闖犯龍泉，贊善章溢同姪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為賊獲，公曰：吾兄止一子，不可使無後。出語賊曰：兒幼無知，我願代兒固請免姪之戮。至於號慟，賊義之，俱得釋。噫！若魯義姑與章君，視格中語，更逾情矣。誠難矣哉。

二十功 兄弟有違行，至誠誘化，使感悟悅從。

雖列二十

功，然有遲速難易之分。苟令悖違之甚，不易挽回，而能有以化感之，此其深心盛德，蓋非可以億量也。○化兄弟之子，視兄弟稍易焉。然以其功言之，則必同論也。原文闕如，敢補之。

徵事

皇甫謐幼時養於叔母

叔母見其不學，嘆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豕存敬，豈我居不卜鄰，何爾魯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里席坦受書，遭人而問，無有寧日，卒成大名。○服

喪至誠盡禮

待兄弟之子同。徵事：荀匠，晉太保，勳九世孫也，父為安復，令卒於官，匠號慟氣

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不忍聞其哭聲。天監元年，其兄斐為鬱林守，征賊，為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於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存。及至家，貧不能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梳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繼之以泣，日皆爛形骸，枯瘁，僅餘皮骨。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為其除服，擢為豫章王國左常侍。匠欲辭，外祖孫謙誠之曰：

主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汝此職，非惟君命難拒，固亦賜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辛普，明河南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帳施靈床，臥，寢靈床下，膚受蚊螫，惟鳴念兄而已。比葬，人士高其行，各贈金資助之，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荅曰：「本以爲兄贈也，以營葬不周，故不逆其意。今幸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以自爲耶？」

三十功同居合爨毫無間言

一年爲三十功徵事張顯

人百餘口，無間言。日，群諸女婦處一室，爲女工，工畢，歛聚一庫，室無私藏。生子互相抱哺，兒不知孰爲已母也。顯卒，弟閏以家事傳其子聚，聚辭曰：「叔父在，宜主家。」閏曰：「宗子也，宜莫如侄。」卒傳聚，緝紳家自謂不

如也。至元中，表門。○茅信卿，泰州人，四世同居，舉家百餘口，每日一家長坐堂上，卑幼各以序立，拱手聽命，分任以事，畢則復命，其有怠惰，輒鞭辱，無有怨言。雖祁寒盛暑，亦如之。州守霍仲順聞於朝，旌表其門。曰：「四世孝義之門。」○江州陳氏，陳宜都王叔明後，唐時有名崇者，爲江州長史，廣置田園，擇羣從兄弟掌其事，建家塾，立家法，群子弟教之。至宋初，旣十有三世矣，長幼七百餘口，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席，少事長，卑事尊，不畜婢僕，供作使，上下睦，親家畜犬百餘，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爲之不食，鄉里率化。爭訟稀少，開寶初，州守張齊賢上其事，免其家徭，愚按陳氏每食必群坐廣堂一節，此同居合爨第一義也。昔楊椿誠子孫曰：「吾兄弟家居，不忍別食，不異居分財，比聞汝等頗有別齋獨食者，此漸不可長也。」楊

椒山公遺訓亦有云。四季衣服。兄弟妯娌必一樣。每飲食。兄弟同一處。妯娌同一處。不可各向自己房中。夫婦同食。此卽嫌隙所易生也。豈非洞見事理之言乎。○鄭瀛浦江人。自七世祖垂訓。子孫守之。凡二百年。不別籍。郡守扁其門曰。天下第一家。明太祖召至京。問曰。汝何以名。天下第一家。對曰。臣合族共爨。已八九世。本府知府以爲可勵風俗。故加以扁名。上曰。汝家食有若干人。對曰。一千有奇。上曰。千餘人同居。眞天下第一家也。因問治家長久之道。對曰。惟克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深嘉之。適河南進香梨。因賜二枚。瀛雙手擎梨於首趨出。上命校尉矚之。至家召族人立兩旁。向闕叩首謝恩。置水兩大甔。碎梨八水中。分飲其水。使者還報。太祖大喜。後有訐其家與權臣通賄。太祖曰。鄭門無是也。誣之耳。尚書嚴震荐

其家世孝友。上命簡其子弟三十以上者二十四人。至京。並授之官。宗長漢詣闕謝恩。上親書孝義家三大字。賜之。識以玉璽。○張公藝九世同居。唐高宗幸其宅。問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司馬溫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惟故丞相李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餽婚嫁喪葬。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宋鄆州盧縣尉許承上言。父夔九十七。長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九。承身七十五。願得一近便差遣。以就榮養。太祖命召其父。既至。敷奏詳敏。詞氣不衰。太祖敬

嘆曰。卿一門如此。必有大過人者。瓊曰。無他。但累世義聚不分耳。太祖曰。此卽卿大過人處。立命賜襲衣腰帶。及綵緞馬疋。與承近便差遣一任。從其志也。○宋時聖節。優禮老人。惟吳元嗣一門有八十九十一百以上者。八人。內吳琬一百一十有四。步履輕健。詢其所致。亦累世義聚不分。詔賜一官。旌表門閭。門外又築義順土臺二座。立二株華表。鶴怪隆異。其禮人皆侈爲盛事。愚按。義聚之門多高年者。一則和氣所鍾。二則各無門戶。統於一人主持。餘皆熙然自得。宜其享壽長也。或疑食口日增。奚所資給。能無憂慮。倍淡。不知義聚之門。法度謹嚴。必無游手子弟。人各有職。職各有課。嘗觀農夫小民。父子四五人同居。則可廣耕豐穫。諺謂之兒熟里爭美之。豈有以人多食乏爲慮者乎。惟其各有職業也。則當其少時。先無滯佚

之傷。而老景又得以優游有托。欲不壽而不可得也。○趙錫。唐州人。父社遷鄭之管城。其先三世司農。官福州司獄。以母老不復仕。一日會諸弟。述申遺訓。願世世無異處。且祝天歃血以盟。自是大小百口畧無間言。同力合作。家道以殷。元貞初。旌表陸虞公。曰家道之衰。匪惟視其一家之人。以卜凶吉。未有和氣萃焉。而其家不昌隆者。若昌隆之家。將衰。必先有戾氣凝結不解。而非意之殃隨之。吾嘗歷驗而信其然矣。豈必術士之占測哉。○張誠。田家子也。自祖瑄至誠。六世同居。歷二百餘年。親丁數百。內外和睦。始終如一。衣服之類。皆無常主。每日家長坐堂上。子弟列堂下。以次受職。罔不祗勤。他日誠夢一神人。謂之曰。汝以敦倫。名列天府久矣。及卒。舉棺輕如蟬蛻。○遇重病。躬治湯藥。盡心保

護待兄弟之子同。增註如至廢寢忘食。竭財醫禱。賴其力以得痊。則于本功外另加百功。照急難無異。

於已之條也。**徵事**李勣姊嘗病。勣已為僕射。親為燃火煮粥。風回熱其鬚鬢。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為無人使令也。顧姊老。勣亦老。雖欲常為姊煮粥。其可得乎。○晉咸寧中大疫。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羈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瘥。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遠近重之。稱為庾賢而不名。

欲不發一語。不存一檢擇心。徵事五代張士遷幼與叔同居。叔有七子。一日

分產惟兄弟所

叔欲析著分產為二。選曰。不忍。諸兄弟共止。一分可分為八。彼此固讓。卒如選言。年十七。預薦入京。一術士見曰。此少年滿面陰德。必登高第。放榜果然。夫同胞兄弟。猶有未必然者。乃其待從兄弟如是。獲報宜哉。

兄弟之子貧廢習業為之延師。一年為三十功。**兄弟**

之子貧不能婚為之娶。及為兄弟再婚。一人為三十功。**發明**觀范

文正公義學義田。舉宗咸資賴焉。或猶得而諉諸力薄。若夫同胞兄弟之間。苟稍稍充足有餘。當亦不難勉而為矣。友愛者其念諸

五十功獨任一大事無矜心。徵事京三郎隆興人。昆季三人。建炎間。金人至。郡守

以城降虜。虜將還。從郡索少壯三千。使負荷資裝。郡乃戶取一丁。其大父議孰可行。伯仲皆難之。三郎毅然請曰。伯仲皆無脫身計。不可往。我當行也。虜使少壯止城南四十里。翌日未明。虜騎奄至。奪取衣服。畢悉殺之。三郎被傷墮水。伏於河之土嵌中。逮晚無人。乃登岸。傷且困。露寢於草莽。達旦。覺有人坐其旁。問為誰。則曰。我一夕守汝矣。汝曷起求朝餽耶。三郎告無衣可着。守者為其就河解溺死者衣數條。去其水。畢則曰。從此東去。有僧寺可憩。以待虜盡則歸。於是告別。竟不知其為誰。郎乃東行。果得僧寺。郎雖土人。未知有此寺也。寺中逃難者甚眾。僧為作粥。給之後。三日。揆虜去盡。乃還城。城中蕭條無人。父及二兄皆不見。郎渡水求之。相遇於途。還故居。自是生事日增。不時致富。乃取親戚之貧困者。悉撫養之。郎為人廉。

謹質直。雖日從事於市利。而語言心術。一無所欺。既而長子仲遠登科。八年。遂至丞相。封贈三郎至朝請郎。云。○兄弟貧未能葬。不獨營生墳。○兄弟相為師友。

德行學業。各白輸誠集益。

百功親歿後。撫幼弟至成立。過於已生。兄弟之子早孤。撫養至成立者。

同論徵事。漢許武。會稽人。父率門戶單微。有二幼弟。武日則躬率僮僕耕田種地。夜則挑燈讀書。耕種時。二弟雖未勝鋤耨。必使從旁觀看。讀書時。坐二弟於旁。將句讀親口傳授。細為解說。教以禮讓之事。成人之道。稍不率教。輒跪家廟前。云。武無德。不能化誨。願父母有靈。啓牖之。直待二弟號泣。請罪。方起。不以疾。

言遽色相加也。室中兄弟三人同卧起。如此數年。二弟長成家漸裕。有勸武娶者。答曰。娶妻易生嫌隙。恐傷我手足之情。鄉里稱為孝弟。許武州牧郡守交章薦舉。朝廷徵拜議郎。隨解組歸。先與二弟議親。後方自娶。同居和氣。後二弟聲名亦著。明帝拜為內史。人皆稱為友悌之報云。

◎兄弟同爨視

兄弟之子與已子無異情。

徵事

唐元魯山先生貧時

嫂又喪。無乳哺之。魯山晝夜哀號抱其兄子。即以已乳含之。涉旬日而乳遂有。汁兒得長大。此真篤天倫之至者。○殷近仁家貧。與弟原善友愛無間。洪武初。近仁舉孝廉。官廣西。與妻俱卒。官所遺三男一女。咸幼。原善遂不娶。撫諸孤如已出。或諷之娶。原善泣曰。我非不欲有室。家之好也。萬一娶而不賢。則諸孤不

淡可慮哉

◎幼年失怙事長兄長嫂終身極盡誠敬不異

父母

徵事

司馬溫公兄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必問曰。得無餓乎。少

寒。必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嚴溪亭先生鳳致仕。歸兄老而貧。迎養於家。凡宴客。必兄遞盞。自執箸從。一日進箸稍遲。兄怒批其頰。欣然受之。終席盡歡。既醉。送兄歸臥。日未明。已候榻前。問昨飲暢否。臥安否。兄尋卒。哭葬盡禮。朱在菴曰。以貴弟而敬貧兄。已屬今人所難。况小故而批之。眾客前乎。嚴公不可及矣。

三百功財物不論爾我終身如是

徵事

趙彥霄與兄彥

遊浪費業。霄諫不聽。遂求析簪。甫五年而兄產蕩盡。索逋盈門。一日霄置酒語兄曰。弟初無分意。以兄不

節敬為兄守先業之半亦足以供朝夕請歸仍至家
政即取分契焚之付以筭鑰更出所蓄為償諸負兄
慚受而收轍焉次年
彥霄父子同登進士

貧乏不少怠無德色

增註格中條例無不計錢准功
惟父母兄弟無分彼我視其心

力之可盡者必竭盡之而無憾倘心力有未盡
即偶費錢終於孝弟有虧也故獨不計錢准功

弟以非義相加終身惟知自盡毫髮無間

發明橫渠
先生曰斯

千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
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
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張拱辰曰
兄弟之間不論施報惟當各盡其心而已豈可以兄

友而弟不恭遂廢其友弟恭而兄不友遂廢其恭而
因施為報將使一本之愛作市井交易之道哉
謝述字景先少有至行事兄盡誠敬莫有及者次兄
景仁素憎述遇之無禮及景仁病逝盡心事湯藥飲
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
者累旬景仁深感愧友愛遂篤

三百過 視兄弟及兄弟之子困厄力能救助漠情不卹

徵事

劉徹屢舉不第夢神語曰汝生平見善不為且

有虧德何望登第徹訴生平並無虧德神曰汝弟負
官錢不能助忍令受杖非虧德乎徹以弟不肖為解
神曰見行道之人且不忍何況兄弟汝不知朱軾代
納青苗事耶將獲為善之報矣徹覺訪於軾軾曰今
年某從館歸途見械繫者云欠青苗錢二千五百因

以束修與之不意已蒙神契後軾三子皆顯官

◎親歿後視幼弟異於已生

徵事唐岑文本弟文昭為校書郎多交輕薄太宗不悅謂文本曰卿弟結交多過恐為卿累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愛未嘗信宿離左右今若出外母必愁悴無此弟是無老母也容臣歸極言勸誠之因泣下嗚咽上愍其意而止蓋愛親未有不愛弟者不友之人即兼不孝異於已生其為友也幾何○胡振安曰長兄之於幼弟猶父之於子也或親老或親歿而下有幼弟則衣食之事固在長兄其從師娶婦授產三者亦當任之就三者之中從師娶婦所不必言至授產一節往往酌量而與不能與已子為同然人重謀生為長兄者誠能以親心為已心即親無所授已所營產不惜割以畀之則友也而孝兼

盡矣至於兄弟早世所遺孤寡尤當矜恤既不幸不能於兄弟致其情庶於此而致其情且此焚焚者我不盡力撫存我不嫁娶成立又將誰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吾輩用心皆當如是寧有門以內之孤寡而反膜外視之乎

◎欺凌異出庶出兄弟

增註

謂細微節目處隱有欺凌之意也若助其母暴虐不仁千過不足以盡之**徵事**王祥事繼母朱氏盡孝而朱不慈每加楚撻所生子覽輒涕泣抱持朱又置酒酖祥而覽知其意徑取酒飲之朱驚覆酒覽之婦亦與祥婦服勞如一以致朱氏感豫復為慈母後呂虔有佩刀相其文謂有德而佩之者位至三公虔以贈祥祥果位登太保壽至八十五祥薨以此刀授覽後果九代公卿姚龍懷曰嗟乎人皆知王祥之孝於繼

母而不知王覽盡弟道於異母之兄以全其生母之慈爲大孝也。王覽取醜徑飲其一節耳。至彼晨昏定省之間。朱氏獨處無人之際。其叩頭流血。宛轉勸諭於生母之前者。日不知其幾人。不得聞史。又安得載也。痛哭流涕之言。出於嫡親骨肉之口。如滴溜穿石。石雖難入。一入之後。滴滴不差矣。不然。祥雖勤孝。豈能輕化朱氏之毒心哉。迨其後。祥雖位登台司。而覽之後。累世爲公卿。其食報且浮於祥。卽請朱氏而較量之。使醢祥而悉取其產。以與覽。其所得與此孰多也。○歐公池嫡母所生。兩兄皆庶出。父以公嫡故意。欲厚之。公妻馮氏請於舅曰。嫡庶爲父母服。有差等乎。舅曰。無馮曰。三子皆舅所出。服無差等。財產其可異乎。舅大悅。從之。累世簪纓不絕。夫子無嫡庶。人人知之。而人人昧之。馮氏獨曉然不惑。豈非巾幗中丈夫乎。

夫

百過爭產不睦

故事

蕭修撰與成光祿公與潔兄弟甚相友愛。年五十猶同爨。所營悉出公。不

以煩光祿。諸子婚畢。乃爲光祿繕宅第。舉其業均界之光祿。謂兄子凡六而已。子止二。不欲使二人均六。人業辭不受。公曰。先君之愛若猶我也。我知弟與我一體。不知其他。讓而弗決。請於其母太夫人。母命以十四與光祿。乃止。後二公俱陟顯仕。子孫義讓不衰。累世科第。○清河太守蘇瓊好以禮讓化民。有乙普明者。兄弟爭田。自前守時。經年結訟。各相援証。公召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而失兄弟。心如何。因而淚下。諸證無不感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遂還同居。終身和睦。○歸安施佐

字相之。弟作字翊之。兄弟俱為知州。致仕家居。以田產參差。有唇齒之釁。親友日為處分。不能解。同邑溪亭嚴公。素以孝弟著聞。是時偶遇翊之於舟中。語及產事。公輒蹙曰。吾兄。憐。吾正苦之。使得如令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翊之惻然感悟。遂拉溪亭同至兄宅。且拜且泣。淚。自悔責。而相之。亦涕泣慰解。各欲以田相讓。遂友愛無間言。人咸稱嚴以誠感。施以誠應。鄉邦美事。至今二姓皆蕃衍。人猶樂談其事云。**附錄**方正學四箴其二為兄弟言曰。兄須愛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纖毫利傷此骨肉情。周公賦棠棣。田氏感紫荆。連枝復同氣。婦言慎勿聽。

五十過 漠視同胞幼弟及兄弟之子教學有失不規有

善不獎

從兄弟減半論徵事陸九思字子彊。幼弟子

多欲許之。子彊力以為不可。是年子彊適生子。渙之謂其妻曰。我子付田婦乳之。爾可且乳小叔。其妻欣然從之。子靜既長。事兄嫂如事父母。守荊州時。上書於兄。以郡政告子彊。猶責其矜功。其方正如此。每有家問。訓飭子姪。淡以不識禮義為憂。子靜先生道德名儒。千古瞻仰。豈知磨礪追琢之功。得於早論教者。亦賴其長兄。有以相成云。**◎漠視異居兄弟及兄弟之子貧乏即**

有周給出於必不得已◎兄弟貧未能葬僅為自己

營生壻

增註處從兄弟亦宜惟力是視。格雖不舉其過。然理則可推力厚者未必無責備也。**徵事**

莆田林氏之先有字用賓名觀者嘗厚待一異人異人指一嘉地曰葬之公卿盛於麻粟慮君福德未足以當此公曰吾德則薄吾福則淺但得此地而與宗族共之豈無一二足當之者異人嘆曰卽此一念福德固甚厚矣遂指穴授之公取族二十四骸與其親偕葬焉後生子元美登進士孫翰曾孫庭梈庭機玄孫燦俱官至尚書公累贈一品封誥嗟乎觀林公之事彼獨私一已者庸可望其得地發祥乎◎責

善不納反成不睦◎兄弟大仇怨人與之交◎無故

貽累兄弟

徵事懷遠陳氏其弟名鳳好酒喜博破產業至不能餬口其兄名龍故善士也頗周

之一日弟忽悚然曰我與兄同受先業而我乃如此累兄周給有何窮期真家門之罪人也遂痛自策厲

勤生嗇口見兄有惠輒涕泣不敢受四不年後業稍復敬奉其兄甚厚謂兄曰弟因今日益念昔時不肖終身含羞莫可洗釋憂兄累兄非一日死見父姑猶將切責也子孫傳爲家訓遠近聞者多警發焉

三十過

分產擇美推惡

廣義近世兄弟鮮不析箸以薛包事望之固常情所難欲免檢

擇之過嘗觀士夫家有善法矣兄弟分產幾分集三黨尊長美惡均配祭告祖宗卽於祠堂前如部選掣籤各自拈闔領取絕去猜疑永無間言此法最爲公正昔張齊賢斷分財不均事片時而決得此意也○真宗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宮訴齊賢在平章曰是非臺府能決臣請自治上俞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各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分少乎各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八乙舍乙家入甲

舍貨財無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知非卿莫能斷也。

◎巧心推諉難事

徵事 宋大明中。五丁發三行戍邊。彭城人孫棘弟薩。當行。坐違期法死。棘詣郡言。弟幼失母。母遺言必保全。不忍令當一門之禍。棘家長也。請代。薩自言二歲失父。長育賴兄。兄雖垂憫。薩何忍求生。太守張岱以棘薩各置一處。各報聽代。棘薩各欣然就死。岱表以聞。詔貸葬。後其家產紫芝及連理木之祥。○長樂鄭氏偶殺人下獄。兄憫然。曰。弟未有子。我當代之自首。於官。瘐死獄中。其子携母賣酒嶺上。母死。遇異人指山下地曰。白羊眠處。鵲鳴啼。此貴穴也。當出宰相。其子覓至一處。果值白羊起。鵲鳴。因停其柩。天大雨。湧沙擁柩。生昭先登第拜相。夫事之難處。孰甚於論死入獄。且弟自犯之。非一家公事也。而友愛之情。

真切如此。乃同有其分。而忍於推諉。用意則巧矣。其如良心已泯何。

◎藏一怨不忘

待

弟之子同從兄弟減半。

增註

凡言不忘。謂常懷怨怒。

不肯消釋。非謂有報答之心也。**發明** 袁氏世範曰。人言居家久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久。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處忍之道奈何。隨卽解之。不置胸次。曰。此其不思爾。曰。此其失誤爾。曰。此其欠學問爾。曰。此其所見者小爾。曰。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之入於我心。雖日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於言而見於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爲甚大。按此論。推究最爲精當。與功過格意恰合。緣爲處忍者告。固是一帖清涼散也。**廣義** 李亦人曰。骨肉失歡。本於至微而終不可解者。止由失歡。

之後各自負氣不肯相下耳。有能先自下氣與之趨事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豈不漸如平時。○自

已獨娶妻成立親老家貧不留念於諸弟妹。發明父母家貧

子衆婚嫁恒不能均一相繼竭力於一二長大之子而以下諸季茫然莫措。夫手足一體彼已娶者其何以自安也。縱或限於才分不遑佐其父以經畫而不安之情必有常切於中而不能釋者。苟自謂當得而於諸弟妹漫無置念。君子謂其已恕矣一體之情安在哉。

二十過

小事不耐致爭競不睦。

發明唐主爲荆王元景等之藩宴別念及

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一語因流涕嗚咽不能止至性之言洵足令人感愴忽於兄弟之情者特

未之念耳。

附錄

法昭禪師偈曰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

又曰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分產意欲

求多。

只指一舉念間若果恃強橫佔另計所值五十錢一過微事至治中真定有朱顯者祖父已分

財見羣從多貧謂其弟耀曰父子兄弟一氣也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復同居。延祐中蔚州吳思達者有兄弟六人以父命析居後兄弟產多破父卒治葬畢思達告其母會宗族泣曰吾兄弟同母忍令若樂殊異耶焚分券合食宅後柳生連理人謂友義所感愚觀古人事若此類者每不勝太息兄弟而至於分產已非天倫盛事而乃復有求多之心推此一念吾知其於彝倫間將無所不薄者矣。**附錄江**

州朱原虛爲學究有詩名二弟在髫年而父母繼沒原虛私匿羅綺兩篋又欲析二弟另居一日鄰家降紫仙姑原虛適在坐乃曰聞仙姑善詩幸見教一首仙即舉凡云何處西風夜卷霜鴈行中斷各淒涼吳縠越錦成私篋不及姜肱布被香原虛得詩惶恐乃厚待二弟與之完娶教以儒業後二弟俱登科事兄如父語云暗室欺心神目如電良足畏哉

十過

見大過不婉勸

兄弟之子同從兄弟減半徵事鄭

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賊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見過不勸必無濫愛積中者矣增註按五十過中已有云有失不規矣此條似爲叠見然彼則專主讀書學問故嚴

其責於尊長且統終身而渾括其辭若此條與一過中小過不規則就凡爲事體言之而又分晰夫一端一節也仍鑿然有別細讀自見

兄弟和好忽自矜其獨勞自誇其

德惠致啓不睦之釁

徵事虞謙天性孝友成化甲子

捕父憐其衰老命謙代行謹曰父命也安敢辭行教然就役若忘其爲從兄事者尚書楊文懿公嘉其義爲之請得免歸歸謁從兄無一德色薛包諸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使令所熟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夫虞之代役難於忘其勞而無纖毫之芥蒂薛之讓產妙於泯其迹而令受者以可安昔之人有若此彼矜

勞誇惠者
自揣何如。

◎向人私摘短失。

廣義向人私摘。固為過矣。或清疑其私摘者。恐

亦不免於過。袁氏世範曰。同居之人。須令曳履揚聲。使人聞之。恐適逢議我。彼此生隙。然則雖議我。甚願其不聞也。况未必議我而逆億之乎。愚意亦當準此例記過也。

◎借物不應。

增註此謂器用

物件也。世有採家而內為政者。往往靳惜之心。勝而兄弟之間。乞借暫用。亦巧為之辭。以拒絕其請。此雖世家大族。常或有之。其罪皆由婦人。未有丈夫而鄙惡至此也。要之平日不誠諭室人。而致令薄於己之同氣。不得謂非丈夫之過耳。若夫借財物而不肯應。則格中業有云。漠視不恤。為三百過矣。愚故信此條之單指器物而言也。

◎於飲食饋問上發一誚責語。

增註若兄弟之子有

失禮。則可責。尊長之道。不妨然也。然亦須諒其情勢。少可耐者。便宜耐矣。

◎兄弟獨任一

大事不自返內慚。

發明既惡其甘作庸愚。且可知其於兄弟間。必無推逸任勞之情也。

◎兄弟有不和睦者。不用意調釋。從中左袒。

發明此家門不

幸事。不論曲直。總當婉為調釋。不可助直攻曲。以激而甚。若反助理曲者。相凌悖情之甚。准欺凌例記過。恐猶為寬其罪也。○聞鐘集曰。治國易。齊家難。蓋朝廷之法。可以行之於百姓。獨不能行之於一家。故不得不委曲處之。委曲二字。真處家之善術也。昧此者。家難頻作。骨肉成仇。達人當不如是。○袁氏世範曰。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皆賢。或兄弟不皆令。鮮有一家盡無此患者。雖神聖亦無如之何。譬如身

有瘡痍疣贅雖甚可惡。未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從容論之。俟其自化。則胸中泰然矣。欲事事爭其曲直。終無了義。

五過輕聽一讒不察遽加責怒。待兄弟之子同。增註胡振安曰。卽確當亦宜置之也。

徵事牛弘弟弼醉殺弭駕車牛弘自外入妻迎謂曰叔殺牛弘無所怪問但云作脯坐定妻又曰叔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兄弟有過不能善誘過

於切直致成嫌隙。徵事兄弟規諫此至情也。縱令過嫌隙罪惡實在聽言者耳。而功過格以爲違於委曲化誘之方。特錄爲過焉。其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歟。

◎**暱於兄弟之情徇私廢公不愛以德。**徵事李文節燕居錄云余

弟自秀才至出貢廷試。余未嘗出一力。就教時有友在銓司。暮過余。問弟不置。意甚厚。余辭以有數存焉。幸無留意。及選得邵陽。余教以官方。弟得士心。監司擬薦。而直指惡余。削之。旣而陞翁源。余爲索文憑於少宰。少宰訝余。何不聞。可以善地處也。余嘗謂兄弟三人。二人有官。余復居此地。天下大官小官。俱吾家做了。子叔疑爲政不用。使子弟爲卿。季孫異之。况爲政而用者乎。余蓋欲以公倡百察。而弟恬然不言。不得善地不愠。家庭間語不及利。出京之任。皆自僦夫馬。辛苦淡薄。至於沒身。賢如我弟者亦少矣。○文節仲弟布衣也。自家候公於京。方巾鮮衣以見。公詢家事及寒溫慰勞後。訝其巾服。因詰以所自。曰游泮

乎。納粟乎。抑九載乎。弟皆曰否否。公曰。既不出此。則誰不知李九。我弟爲布衣。而顧易冠服乎。詰以原帽何在。曰尚在袖中。公曰。仍冠此。毋徇俗也。弟奉命唯謹。夫以元老之弟。卽屬布衣。何嫌儒服。而公必繩以本等巾服。其弟了無難色。公弟之醇謹。正兩相成哉。○按文節公之待二弟。真所謂愛以德而不暱於情者也。抑愚又嘗觀世俗之兄弟敦睦者。輒或不揆義理。相助爲豪快之舉。自謂用情出力。而不知其愛而不愛者多矣。卽如上海一太學生。其弟亦由太學考授州佐。適喪耦。覓葬地已成。交將葬矣。突有稱久遠原主者。詞說支離。其意不過有所覲也。怒其借題爲詐。峻絕之。致其人無狀。而生復助弟盛怒。必欲訟之官。由此連結不已。既大費其人。斃于校。弟不久亦病。恍見其人。隨卒。夫其兄發怒時。非不自謂手足之情。

切而相助以禦侮也。獨不思其人之圖覲者。固有眼之欲弟雖堅執。在兄則又不妨從中寬解。苟少有以遂之。未必兵連禍結於後矣。乃兄弟一意。弟且得兄而怒勢益張。遂勢不自主。家破而身隨之。兄之助弟。豈非適所以害弟歟。誠能猜讀功過格。其必無是病矣。愚得其事於目擊。有感於斯而附誌焉。○已

子與兄弟之子。小有爭執。不辨曲直。各怙所生。

發明

侯夫人教子。當幼時。與人爭忿。雖血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怙所生者。豈惟薄愛兄弟甚。非所以厚愛其子也已。

三過任兄弟事不盡心。小事一事三過。大事加倍論待。

增註

不能若已事

者。卽謂之。○聞兄弟急難。不卽赴援。兄弟之子同增

飾情周緻。此其人。恐并不得照。不盡心之條論過也。增

莫遂以卽赴爲能。遵功過格耳。徵事漢趙孝趙禮相

友。愛歲饑。賊據宜秋山。掠孝將食之。禮奔賊所。曰。兄

病且瘠。不堪食我體肥。願代孝。不肯。曰。我爲將軍所

獲。死命也。汝何辜。兄弟相抱。大哭。賊感動。並釋之。夫

遇有急難。挺然殺身以代。且不恤。若趙禮之急奔賊

所。情何篤也。彼聞之而無所迫切。抑

或飾情周緻。其得謂之有人心者哉。○兄弟異居。聞

疾不候。因有事免增疾小恙也。若疾而至於病。則

雖候之而遲緩焉。仍準不候論過。徵事廣東

黃士俊。敦篤孝弟。赴公車途聞兄病篤。嘆曰。焉有急

功。名。而。視。胞。兄。之。死。耶。半途歸。萬曆丙子至京。夢

入殿廷。拜高皇帝。帝曰。汝來

耶。今首用汝矣。遂狀元及第。○一二月不晤。不一念

兄弟之子同。從兄

弟減等准一過。○無故加疾聲傲色。徵事夏邑陳

丑進士。兄弟三人。惟季弟好遊狎。早出暮歸。長兄規

止不改。公曰。傷愛無益。每夜親守外戶。待弟入。手自

局。鑰問以寒煖。饑飽。憂恤之情。形於言貌。如是者數

夜。弟乃大悔。不復暮歸。夫兄弟有失。尚不敢以激切

者無怨憾焉。庸人無學問者。輒易犯之。不必若賢者之重其責備也。**廣義**白文此條。蓋渾言之。愚謂弟之加兄。與兄之加弟。又各有別。若以弟言。無論有心無心。而所深戒者。惟傲之一字也。千古惡弟之著。無有如象。要之殺兄之說。皆屬附會。而見于堯典之可據者。亦僅舉一傲字耳。只此一字。不弟之罪。已不可道。而後世因得以甚其詞。所謂君子惡居下流也。然則傲者。非為弟者之極惡哉。功過格于此少剖晰之文。愚敢特申論之。并載一近事。傲天下之不弟者。○臨潼殷富弟貴素傲不弟。嘉靖初死。三日復生。向兄叩頭曰。弟今不敢慢兄矣。兄訝問故。貴曰。弟被二卒拽赴城隍廟。聞殿上厲聲曰。汝何得慢兄。罪合杖百。寧鬼梓貴將杖之。貴大懼。呼曰。貴愚蒙任性適意。不自知過。懇請自今痛自悔改。即聞殿上曰。汝能改。姑免。

仗遂縱歸。見北街鄭優一家。皆遭拷掠。又遇某秀才。謂有白金三兩。著草鞋中。埋榻下。傳語其子取之。秀才子求諸榻下。果得金。○**兄弟同居不和好。**一日三亡。何鄭優闔門疫死云。

居兄弟。一月後無改悔心。為十過。積久不改。逐月記過。**徵事**崔孝芬為人。孝義慈厚。愛弟無不至。和對必溫。容撫。問。臨。事。肫。肫。教導。惟。恐。弟。之。有。失。弟。孝。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必。孝。芬。命。不。命。不。敢。也。雞。鳴。起。即。往。兄。所。候。視。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需。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按。崔。氏。兄。弟。與。房。氏。兄。弟。相。似。此。誠。各。盡。其。道。者。也。假。令。偶。有。乖。違。觀。此。能。毋。亟。愧。悔。乎。**廣義**家庭不睦。其大者。或因責望太過。或聽婦女離間。固不待言矣。而其最易犯者。或以性情不一。作事不齊。遂致不睦。此雖詩禮之

家恒不能免。昔哉袁氏世範曰。父兄愛子弟。不必貴子弟之必順。子弟愛父兄。不必責父兄之必慈。父兄子弟。各務自盡。而貴望之病除矣。嚴禁婢妾。不許傳遞語言。其妻室有言。雖或中情。亦不可聽。而離間之端絕矣。至人之性情。或柔或剛。或謹守。或豪縱。或喜安靜。或喜紛更。臨事之際。一是一非。自然不同。惟各隨所宜。不因我是。求其必合。豈復爭執。即或有偏僻處。不忍旁視。只宜平心和氣。婉轉勸導。如此而不睦者。吾未之聞也。◎同居遇一小事。規避不肯為。

一過見小過不規。◎獨任一小事。有矜心。能禁制之者免。◎遇

正經事。婉言規勸。反生悲怒。此指獨知之念言。若怒形於外。加二十倍。◎

善言相勸不聽。謂言也。雖二者情事有別。然其負兄弟之至愛則一也。◎自己貧乏。賴兄弟。或兄弟之子周濟。反多

不滿心。一念一過。加責言者。一言一過。增註此條宜與五十過中。漠視貧乏一條對看。惡其即有

周給。出於不得已。以是為待兄弟無情義。然在旁觀可施責備之詞。在當躬。惟懷感激之念。一絲一粟。豈

曰非惠。自返無裨。益於兄弟。而徒以累兄。弟之周給。方恤乎其不安。而敢有詬責乎。◎服喪不

誠。參伯叔條。徵事謝述隨伯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

奉喪還都。遇暴風。喪舟漂流。不知所存。述乘小舟尋求。嫂庾氏泣曰。叔去必無及。豈宜存亡俱盡耶。述號哭曰。吾兄極安。全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

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喪舟既沒。述號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致。◎候疾無至

情。兄弟之下同。徵事。王僧虔携諸子姪到郡。兄子儉

中途得病。僧虔爲之廢寢食。諸人或慰諭之。僧虔曰。昔馬援子侄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之子。更逾所生。吾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同舟謝職。言未畢。淚潛然下。聞者皆嘆息。儉疾尋即愈。◎手足至戚。用一

外交虛文。發明。峨嵋山道人曰。兄弟間。不可作賓主

謝語。是外之也。○第五倫自述。兄子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謂不能無私。程子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着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

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姊妹相見失

禮度。近俗習。發明。傳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櫛。柳不同

又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此可以識禮度所在矣。

不飲則其胃以類類與此亦矣
又曰故人欲飲不此門其只兼
類與此亦矣
不與受又曰俱不言內火不言外
火與之千離千少易為顯之餘千也
上于與千亦問否曰舊人立其日
◎救世林氏



